

罪  
惟  
錄

一  
九



罪惟錄志三十二卷之上

外志總論

外云者。非外也。以輔內也。以察內也。以寔內也。以證內也。內有存字之格。如事屑而不登。華勞而或缺。輔之。以證內也。備內有該收之情。如此是而彼非。前得而後失。察之。乃始見的。內有舉端之法。如特書而未詳其委。據事而未察其微。在附見而事當為之始末。在小節而義確有綱維寔之。乃始稱成。書內有矜嘉之隱。如全瑜而姑漏其瑕。節可而溢加之譽。失交而猶有可原之情。偶誤而卒有難違之罪。証之。乃始云定案。至於傳聞側見。即未必果真。是在尚論。

者。虛。心。衡。之。以。成。一。是。乃。必。以。荒。忽。盡。黜。之。彼。二。帝。以。前。  
如。射。日。補。天。蛇。身。牛。首。誰。作。此。荒。而。千。載。奉。之。不。衰。乎。

此。下。有。多。行。小。字。及。圈。點。符。號。因。其。字。跡。極。其。模糊。且。多。有。重。複。之。字。故。不。能。確。切。辨。認。其。原。意。惟。其。佈。局。與。右。側。主。文。相。呼。應。似。為。一。種。註。釋。或。校。勘。之。符。號。也。

外志

列朝帝紀逸

帝未洪武逸紀

初元主得國有識云元運無極只憂日月並行早已拆白  
明字獨明初順字識拆白為三百八十却後世不用拆白  
以為國號以為年號在東濠德元早已借用順字似皆明知  
而後用之若明之為號則以明王出世之識亦明知而用  
之恰又適合日月拆白之解亦奇  
相傳帝徵時口占一絕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  
眠直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帝初渡江至太平般若菴時微服僧詰不已遂題詩壁上  
腰間寶劍血星已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  
管叨叨問姓名僧恨禍洗去更題四語壁上新詩不可留  
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々洗洗去毫光射斗牛  
又相傳太祖出戰偶宿一家題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  
右七橫山倒出得了一是為二之十係拆白玉吉婦得子  
為玉七字

帝未正位行詔體謹錄其一有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據  
共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中有云天地祖宗之灵及將  
相之力云々後開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

許仕傑賣到。

太祖渡江時得一大橋之力免於患遂令善橋而歲祭之給一兵世守之以時有司主祭閱百年猶在清涼門外也。明季申酉之後不知其何如。

晏公係江神不詳所自太祖渡江取張士誠風不利舟覆有紅袍者扶救問何來曰晏公也後巨鼉崩江岸神復化為漢者示以制鼉之法問何人又係晏姓太祖感之後封為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命有司歲祀之。

洪武元年司天監進元主所手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机巧中設式木偶按時自擊鈺鼓上語侍臣此所謂作無益害。

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何至滅亡。上感故元之失，因論治道。有曰：步急則殞，法急則絕，居上豈不貴寬？而有制施之適中，庶免無獎。彼元但稅死，身已。又語宋濂：古人主每宴逸，便思神仙。夫使國治民安心，神安泰便是神仙。他何所尚。

開國事繁，上令疏節其事。茹之壁，甲乙治之。教日易，或云茹之身衣且徧。洪武初，擬作闕江樓於獅子山頂，先令儒臣作記，率夸語。上曰：唐太宗繁工作，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上疏諫。吾廷臣唯諾，乃不如女子。遂止不作。二年，幸鍾山，由獨崗步至淳化門，語侍臣，頃見田者汗暑。



而○執○國○計○百○需○皆○其○所○出○朕○不○覺○惻○然○于○心○為○司○牧○者○曾○  
念○及○否○

四○年○上○語○尚○書○唐○同○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  
乎○法○本○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法○者○權○謀○術○數○其○勢○  
必○敗○嘗○觀○大○學○衍○義○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  
而○不○傷○真○德○秀○釋○之○云○人○君○不○窮○兵○黷○武○所○謂○生○之○而○不○  
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  
切○人○君○邠○民○莫○重○兵○刑○黷○與○濫○所○當○深○戒○  
六○年○上○謂○唐○同○声○色○之○害○甚○於○鴆○毒○不○知○遠○之○小○人○乘○間○  
納○之○于○淫○邪○前○代○以○此○敗○亡○者○不○少○况○創○業○之○君○為○後○世○

矜○夫○者○哉○定○諸○王○宮○主○歲○供○之○數○及○官○室○之○制○曰○唯○儉○養○  
德○惟○侈○蕩○心○

國○初○用○人○率○用○聘○禮○七○年○上○御○武○樓○垂○意○宿○學○宋○濂○以○會○  
稽○郭○傳○進○且○曰○彼○寄○跡○釋○氏○天○下○奇○才○也○他○日○從○漁○得○見○  
傳○文○立○召○侍○左○右○備○顧問○傳○精○白○乃○心○獻○替○無○隱○擢○翰○林○  
應○奉○陞○起居○注○考○功○丞○

九○年○上○覽○宋○史○見○封○椿○庫○改○內○藏○庫○謂○侍○臣○曰○人○主○以○四○  
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宰○賢○主○何○尚○如○此○作○法○至○乾○德○  
開○寶○以○來○有○司○計○糜○貸○償○內○庫○是○猶○為○商○賈○於○其○家○以○牙○  
籤○別○庫○晚○示○真○宗○善○保○此○足○矣○迨○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耗○

竭內藏益慳。間稍糞佐軍。便謂行其所難。豈非善始之道。  
或缺歟。常與侍臣論及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  
禍。因曰。木蠹而風折之。人虛而病乘之。吾不惑于声色。何  
有女寵之禍。不事于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  
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  
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嗣欲著書。  
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隨諭大禹五聲。治未言切。許直言。  
無隱。十月。馳諭山東布政吳印曰。刑期無利。卿言朕過。披  
露肝胆。為國為民。榮名不朽。  
十年。上語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必以至公。乃可御世。

有功者雖踈必賞。有罪者雖親必罰。賞當功。上不為德。罰當罪。下不敢怨。如是。功懲行而天下。踰年復論。札部。漢高帝斬丁公而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倘或處分不當。卿等孰奏。寧使賞過于罰。但不宜濫小人。

十一年四月。以永嘉朱亮祖奏論。祭安東沭陽二縣之厲。略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非禮之祭。神亦享。國載有祀典。者罔歎。今據所奏。其勅問之。尔持炬者。其主孤鬼。來吾餒歟。生離父母。妻子而死于非命。有遺恨歟。無罪遭殺而究未報歟。抑有司怠于歲祀。有過望歟。今乃告汝。惟禍其

宜○福○者○福○其○宜○福○者○勿○妄○為○民○害○干○上○天○之○怒○厲○自○是○竟○息○

史○忠○者○元○末○梁○工○也○貌○魁○梧○知○書○諳○音○律○以○恭○謹○行○其○便○習○洪○武○中○以○為○教○坊○司○奉○盞○凡○教○坊○制○度○皆○忠○所○奏○定○上○嘗○呼○老○史○不○名○仍○賜○皂○隸○四○名○曰○不○敢○與○士○夫○埒○謝○不○受○又○令○樂○工○得○給○引○商○販○忠○曰○奴○請○伶○耳○以○脩○祭○祀○侍○御○之○伎○速○走○非○便○上○可○也○

太○祖○視○朝○若○舉○常○當○胸○則○此○日○氣○和○平○若○按○下○則○傾○朝○無○人○色○矣○內○侍○以○此○測○其○喜○怒○云○

十○四○年○上○諭○近○臣○曰○人○主○儲○財○与○百○姓○不○同○庶○人○藏○富○于○

家天子藏富於天下。遂以漢武宋仁為戒。且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言之矣。古計臣如桑弘羊楊炎，自謂能工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十五年，上語學士宋訥，教天之說後世人主，或偶知之，教民之說則鮮有知者。彼自謂崇高，民皆仰我，於是勢尊則恩易薄。要知民非元后奚戴，后非民罔與守，而亦不成其為后。何敢輕視？又謂人身之害莫大於欲，非止男女宮室飲食服御，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惟可以制之。上嘗召儒臣侍講，每有劄議，如不如諸夏章，作無君亦勝講。攻乎異端，章作攻去可以己害講。聽記吾猶人章，以為

唐虞之世不能不設士師但須得人明允其教可免無訛  
是。要。使。他。刑。措。非。真。無。刑。

十六年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雖非帝王  
精微之道然子孫克守其言自不至女主竊柄藩鎮驕兵  
而唐祚何至遂衰嘗與侍臣論前代脩短諫議大夫唐鐸  
稱周曆最久而明之過漢以不任襍霸上曰此不足論  
非成康臣非周尚何以祈天永命而有八百之長又謂唐  
鐸曰人主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  
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大率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諂近忠  
諛近愛吾好正而不為所惑則幾矣

十七年命禮臣遼東立學。或以邊境可不必言。聖人之教猶天也。雨露無所不施。無有揀擇。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民皆化之。況武臣子弟居邊。鮮聞札教。恐漸移其性。宜急造之。他日可以資用上。又以大學衍義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警省。今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又語朱善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唯虛心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唯誠心待之。又曰。人之常情常矜己能而好言人過。君子反之。每諭大臣。凡居官者任雖不同。咸宜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為。必与



食稱不足。次補之。當以為法。朕每事詳審後行。之尚或  
左。一人智慮不周。全賴啓迪。容悅不言。如張禹孔光之徒。  
唯免清議。入謂侍臣。人主不宜以怠荒為無為。治天下者。  
無逸。然後可逸。朕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枕。常仰觀天象。  
一星失次。便爾憂惕。一事宜行。待旦即遣。爾群臣以此相  
勉。朕無憂矣。每諭武臣。閒居無事。當與儒生講求。古將成  
功立業之故。獲保全令名幾人。又以郭英擅用臨濠。夫後  
治其私室。事露。英自引至愚。上曰。朕曲思所以保全。若等  
乃不自愛。誠愚。譬農家力田獲禱。歲常入。官吏賄敗。立致  
喪亡。求歲給不得也。又勅諭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違

天鬼神不饒。御東園。詔贊善董倫。責難不入於昏闇。諫難動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毋患得失。

十八年。侍臣偶以潔明帝為聰明之主。上曰。獨見非明能。兼聽始為明。上苛察。下便急。迴累吾明不小矣。又云。漢文恭儉有之。用人尚未合道。先拜代來宋昌。張武而諸綏。以竇廣國皇后弟。恐涉私。不相。夫為天下用人。何私何嫌。嘗論仁智。姑息不為受物。姦欺為智。徒禍身。不可儉者。祭祀與賞賚。然嘖祭濫賞。主國者尤所當慎。詔各布政司。歲脩六部官。賄露必稽。何自。凡府州縣有犯。遞相窮究。不赦。諭戶部。古言農桑衣食之本。棄本逐末。其弊莫收。一執耒。

而百待食。一坐織而百待衣。是乎。是食在乎。禁末作。是衣在  
乎。免侈用。其申明天下。  
二十年。諭侍臣。人主一心。如明鏡。止水。可以照物。一絲之  
染。鏡塵水萍。涉宵好。而治亂係之矣。  
當諭吳況。自古得人而治。進賢納諫。為人主最要。然須公  
其心。則自得之。惟其知之不真。不但無補。反以致悞。又諭  
理財要當視國如其家。君民即父子也。子衣食不給。而父  
獨能稻菽乎。

二十一年。召考試官陳宗順。諭之曰。今日偶觀列子鄰子  
竊鉄之事。因思人疑信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多

起于偏私。隨論五性。謂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  
察非智。諫而不貞。非信。給筆楮令諸儒撰疑信論。以廣西  
指揮耿良科。欵激變江西。指揮戴宗入賊。賄縱虐特。為保  
守勅。頒諸武臣。

二十二年。與侍臣論守成之道。謂車行峻坂。不仆。仆平地。  
慎于危。而粗于安也。勅武臣不得聞民事。劉三吾侍上。以  
西北風氣異。西須德化。北須威制。上謂帝王一視同仁。安  
得彼此。且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居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  
宜攸當。尚書沈縉以賢者難識。不肯不易去。為憂。上曰。良  
玉委汙泥。其色不變。賢者是也。進一以勸。百退一以懲。百

遠不肖何難。

十五年、經明行脩之士三千七百餘人見上、諭自古知人為難、今岩穴豈遂止此數人、又得單縣張寧、併徵之、是年徵耆儒鮑恂等至、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學士、恂等以老疾辭、上曰、以卿等年高、但職東宮輔導、免朝、宴入從容侍對、恂等固辭、尋賜還、十九年、諭禮部主事鄭君貞曰、古老不任政、但彼閱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事情、周于物理、可備咨詢、伏生雖老、猶足傳經、今後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可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唯諸司器使之。

二十三年、潮州府學生陳質、乞補父戍、哀祈奉、上曰、國

家得一力士易得一才士難。遂削其兵籍未幾復免。孝子  
郝安童軍後。

上以刑部主事茹素所言五事惡其浮迂遂頒定式以  
示此後應詔言事者仍多術文左右阿上指為詆諆上怒  
廷筮之宋濂曰彼非有他心不工措詞耳上引濂閱中有  
足取乃謾罵阿者若不能諫乘吾意佛以膏沃火非濂  
幾使拒諫自成。

蜀平御製平西蜀文而系之以詩曰天佑我邦師出一  
律將忿揚々馬嘶蹄踏盡角声張惟我穎侯智勇難量羌  
人稽首壺漿道傍勞我軍行綿漢是降蠢尔戴壽率衆來

當一戰披靡拒城且藏旬日困逼詣軍請降傅將功就再  
歌瞿塘天生虜將與傅成雙江風浩々起我旌旛泊舟連  
壘直破瞿圍生俘偽主市肆無干遣使飛捷一刻教閱天  
生名將兵出農間非朕有能寔由天鑿有臣在南家居括  
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謂我採擇輔之班々按文詞或未  
甚工而意賡而情謙歸功天人如此如皇陵碑不諱艱難  
孝慈錄重服庶母慈母養母紀夢叙及入濠之故周顛傳  
祭天眼尊等文贈赤脚僧詩有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餌囊  
臨疾久瘳之句又贈群仙詩有曰匡廬之顛有深谷金仙  
弟子叢為屋鍊丹利濟絕何人朝耕白雲暮種竹天眼答

詩有奉天門下洪福大生。灵有難不肯醫之句。周顛答詩  
有逐片俱來。猶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時之句。  
二十八年却道書之。故有曰朕知其言非存神固氣之道。  
即煉丹燒藥之說。朕將胥六合于壽域。豈止一己之久。視  
為我。一受其獻。諛說事來矣。毋惑。  
國初凡軍民嫁娶喪奠所用。無輿等物。沿元舊多稅于官。  
上諭戶部朝廷之大計。及熾屑。吾甚耻之。其勿稅。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謂當特不令。此曹典  
兵。安得有此。又云。代宗去此曹如孤雛。腐鼠斷在。主心亦  
何難事。此曹只充使令。豈可縱處要路。朕深鑒前轍。自左



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傳命彼無威福豈能為患有罪必  
罰無赦。嘗論治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則吾益亂之。  
撫治民不可擾。則吾不使之治。又曰。人主致聰明有法。  
以天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管不越  
戶牖。吾蒙者多。唐玄宗出奔。雖田夫野老皆能卜其有是  
日。至此雖悔何益。又曰。問君子于小人。教之仇。君子問小  
人于小人。教之朋。小人毀譽何足憑。吾中自辨之。又曰。天  
人無二理。人湏刻。以。為。天。嘗覽古。謂侍臣曰。楚柱王謀  
事。而嘗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嘗有喜色。喜於其長。憂者  
恐其有不足。於必其志滿。而驕而佚。恐則心虛。而勤而受。

二主優劣以分。嘗罷朝問尚書門克。新民間事對曰。民樂業矣。上曰。朕恐未然。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三十年上諭群臣。人不能無過。而心有公私。心本公而識不到。與故為之者不同。君子之過雖微。彰小人之過雖大。必歸。人主不可不察。十二月上。不豫。勅問安。廷臣朕壽七十矣。非皇天眷顧。安得履位如此久。古語云。天不與首亂。朕惟無心於天下。故特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卿等竭誠脩職。副朕至懷。

相傳太祖初所學。朱赫博洽。有編脩張者。素好直諫。數為

山西蒲州學正從例表賀中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上  
疑道字強字寓祝速問供稱一出論語一出詩經免罪又  
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云光天之下為世作則上似疑  
付辟按大興龍寺帝原不諱僧特為改建光字何害作則  
之字音不相同帝不諱字義却明于事賀表中何祝因開  
國尚敬野乘訛而及此。



建文逸記

讓皇出亡自寔錄而外各小乘所載不同一云金川門開帝騎而逸在湖湘間某寺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巡按御史行部帝披緇陳牒從中道行坐堂下乞楮筆自供告狀某姓為懿文皇太子長子御史曰和尚真偽不可知即真將何為對曰願歸葬父母之側送京師無識之者曰內侍吳誠在乎誠至亦不識曰汝侍宴引嚮於地某殿事也誠乃大慟因迎入大內終天年一云帝自朝陽門出隱跡河南某寺適叔寺官捕索盜或云住僧知情則遷僧

卞衣

大書黃布某人擲出捕驚

一初上自中道出就沐黔公府沐執奏獻

破事急一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帝削髮於淮清橋從

太平門乘馬出歷池州渡浙江投義門鄭氏鄭設高几坐

之聲鐘屬禮見呼曰老佛鄭有神光閣帝為更書中和

堂三字易之一日鄭宗老入其家廟捧神主而哭帝問故

曰亡四歲幼孫幼孫何悲曰雖幼宗子也帝為潛然下淚

旬日去之如餘姚石梁王氏歷温州入閩已而義門鄭以

日產隙其鄉人直諸官鄉人無以抵迺發鄭前厝帝狀以

中和手蹟為証先一日堂額忽無故墮地宗老警輒然之

及官牒取額已無據一云義門壁厨中果有帝手書被籍

時義門指為書櫃。卷袂猥亂。錦衣管踈置之。一云遜國題  
詩有寥落西南云云。論者或以感帝事而賦此。王弼洲稱  
初句似竄削舊句。不果真以西南二字。後所指踪跡皆在  
滇黔間。一云帝遜國後嘗見蜀王亦詣沐府。求起兵。兩皆  
不可。乃止。住廣西某寺。或往來蜀中。一云遜國臣中有遺  
孤二人。野走覓帝。圖恢復。潛至廣西。見一老年僧騎馬入  
寺。舉止不凡。遂密以情告。已語洩。寺僧不能隱。出二子。坐  
妖言律。帝曰。以吾故殺二子。是使兩忠臣無後。出承無寔。  
成二子于邊。驛至京。一云帝居廣西山中。乏食。出玉帶。  
令童子貿以治餐。誠曰。乘軒人與之。值稍奢。乘軒人以僅

安得此帶告邑令囚入都太監王振以米囊塵斃或曰此  
執政大臣詭為此說以安人心耳方景森初天子蒙塵天  
下洶々民間傳帝不死當國者恐借端生變遂云適者已  
歸其寔未嘗還京也一云永樂中廣西太守張文昌瀘州  
人得讓皇以進太宗乃厚賜文昌今其家尚藏永樂中手  
勅有給諫傅某者親見之遂力言非正統時事一云雲間  
陸采確信其舅氏某宦滇南偶至太平寺一云老僧言昔建  
文帝嘗潛吾寺宿陸因載入史餘一云建文帝更姓揚應  
能走僧拂思恩州知州岑瑛執解京有供狀在宦官秦某  
家其手蹟也供狀云皇親朱允炆年六十四歲耳聾疾係



太祖高皇帝長皇孫。又云。初治天下。不得太平。戊寅年。公  
皇崩。駕允炆于閏五月十六日。登基。管四年。天下壬午。有  
叔王金川門來。允炆從水關出。為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  
耳聾。難以度日。思量公皇墓在九龍紫金地上。年久無人  
禁掃。前去思恩州。借土共三十名。不想州官有護國之心。  
將允炆捉赴提府。牒送至京。允炆若不口供。難辨虛實。供  
狀是寔。一云。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鄭氏家。後又納一妾。  
生四子。冒姓曰陳曰全。二仍朱姓。朱姓之一。讀書為庠生。  
正統中。偶發狂。自云我允炆之後。合為爾等主人。行曰縣。  
鄭氏諸生死挽之。得免。遂不苗。令之去。而帝左腋有痣。初

別鄭時苗龍網為記。走住福州留峰寺。三保下洋過之。泣拜於地。為之摩足。帝微囑三保舉事。泣對不能別去。後徙廣東某寺。曾植一荔枝于庭。偶布政使有子遊寺。從者摘荔枝許。小沙彌爭之。被撻。帝曰。語若父。我曾看頽來。子駭歸語父。乃迹之。果帝立。縊其子死。來謁帝。矍然。何至是。遂他之。云金川開門。帝倉猝不知所出。一官捧太祖遺篋。出自奉先殿。曰。曩受命。嬰大難。乃數。得楊應龍度牒一。及僧衣一。程濟曰。嗟。皇祖預為陛下地矣。可奈何。立白主錄僧溥洽為帝薙髮。及舉火。帝從水關出。外廷傳帝崩火中。濟從亡。初入蜀。旋走滇南。往來貴州諸梵刹。後聞

建庶人得釋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僧駭白官  
所迎至藩堂南面趺坐地囑請骸骨歸帝鄉官以聞英廟  
許乘傳至京住大興隆寺有司欲以皇禮見則在廷無識  
帝者太監吳亮昔曾入侍上命與諸監並立帝所帝獨瞪  
目亮若忌之乎亮惧不承帝曰猶記汝嚙棄齧於地此某  
殿事亮伏地哽咽不能答退復命輒自經死上乃扶帝而  
向號為老佛以天年終或曰莫西山不封不樹一云今莫  
慶豐碑現在碑題六字曰天下法王之墓一云今貴州金  
竺長官司壁題二律係讓皇手蹟一云今武定府龍隱山  
有獅子巖孤峯入雲而石相抱處相傳帝嘗跌隱于此一

云橫州南門之壽佛寺相傳帝適居十五年樂居善者係  
禮部郎中章之父嘗徙壽佛一久復適南寧陳步江一寺  
中為人所覺乃出赴京云初杭州錢塘之安溪有東明寺  
相傳惠宗常潛此厠制如樓奠西山題天下大法師之墓  
云雪菴和尚即屬葉希賢亦名希善又名登與程濟扶  
讓皇出走住巴縣某寺云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讓  
皇云胡漢名訪張中寔迹我縱我入蜀云馮文所嘗  
遊黔西永洪菴上在萬山之中其僧徒相傳讓皇潛此三  
十年尚有墨迹留存獨王守溪筆記有云卒于禁中一語與  
正統五年楊行祥事彷彿前云闔宮焚死或傳云且云一

僧不避道。向巡方。歛流落。江南一律。又似行祥。得前詩。冒  
惠廟。出者。最後史仲彬。致身錄。誣詭。益甚。揭吳文定。寬仲  
彬誌。墓未嘗及此。余有十六辯。曰。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  
十人聞之。後此無一敗疑。一鬼門可出。水關何必復導疑。  
二。金川既啓。廷臣驚懼。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  
內。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兵勢洶。此何時。而神樂  
道士。慘。夢中之言。機舟待命。疑四。且二十二人。信宿王  
昇處也。疑五。邊野亦多人。而必以為盡與帝周旋。疑六。亡  
名者。必誣之以名。疑七。仲彬家。吳。亡之人。無踪跡。取功名  
者。手疑八。得相聚。疑九。草誥。較亦早。此係送案。而邑丞之

但身臨史氏也。疑十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  
疑十一期襄陽胡遂弗後疑十二一再迹雲南必晤帝疑  
十三帝既目善冠蓋而萬里復走仲彬者再疑十四豈不  
聞胡漢之物又奚事天台疑十五間闕晤接無他言而瑣  
及所獻疑十六  
按出止之說傳二十有三豈無一真唯傳二十有三乃  
信無一真也真則一而已矣即讓皇之謚本自遜國二  
字來此實錄之後史家不得已分例遜國以與靖難埒  
秉筆者不免說謊數百世安之却遜與讓之義猶然為出  
云作解也出云無其實則宜升毅廟之謚先為惠廟尊

稱曰烈而聽讓之一字以屬代廟似頗有合夫代廟初  
實不讓取訛後世而確未嘗爭之于先宮中不聞一語  
示悌迨監興安敢公言復儲則內既無防于謙為最信  
用不聞榻前一語及私且並無馳諭多助之舉總以母  
命祔尊及復辟後有云兄為之却好便作一謊曰讓猶  
之為太宗作謊稱文皇夫不爭乃曰謙與尚武反曰文  
猶彼上矣

蘇州吐袋  
心以宗什滿縣  
命休有以若報  
用入曠僻南  
示新立並與老  
噴以樂所與世  
蘇曰係以樂者  
一學心風介  
以磨芥  
夫外願  
味



永樂逸紀

燕王初作難。苦無以為名。託云欲清君側。不足以勇士怒。及西勝後。凡從耿李北征陣亡士卒。讓皇有詔。這孩兒每不肯用心。廝殺以致敗。賊子孫勿補入伍。如常以勸太宗。借此示息。曰自古死王事。未聞反以蒙罰。諭俱復其父職。死亦免其徭。

靖難兵南抵江口。有鈕阿卜者。燕山衛卒也。怯戰。夜泗水至南岸。欲遁還。吳過。遜國糧。舡駕舡者。率老弱阿卜。乃大言。燕兵百萬至矣。恐被執。作桐帽。俸脫老弱震問如何。遂曰。從吾言。可得生否。無噍類矣。乃駕舟北迎敵。金川門開。

擢阿卜指揮使

燕王舉兵諸宦侍勸北兵直搗京師遂以得國功之所由  
勢遂不能抑制于是各羞襍見先是洪武中不任中官又  
建文初諸理學家持不近刑人義太過此輩無由得志遂  
消息燕積之不收不二三傳國柄下移不可挽

永樂元年四月諭中外文武群臣治國必審用人或取諸  
三國或錄自仇讎唐太宗用王魏房杜可鑒也尔文武皆  
皇考舊臣何嫌疑之有其各共乃職

通政使趙彛引奏山東男子獻陳圖者上曰自古用兵出不  
得已今宜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為久安長治計此輩狂

要希進用。急逐之。承天門遺木牌。有寶鈔提舉司五字。無  
姓名條列。本司不法。數事上曰。此小人假公法。根私怨。毀  
之。今後有此勿問。  
二年。諭侍臣。吾用一人。退一人。必使天下知之。所關勸懲  
者大。頒詔外國。八人行二日矣。給事孫璘密奏。八人素非  
誠實。上曰。既去。迺言。前胡結舌。是在人主用之。何如。叔孫  
通在秦則偽。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非兩人  
也。尔所言慎勿泄。會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諭好  
樂。最能害治人君。但于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天  
下自然無事。又語縉。朕可否庶務。或有失中。尔等宜直言。

無隱。自古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

殿試李衡以曾榮榜進士，自陳洪武中父死於法，不當違令干進。上曰：「吾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能改父行可以蓋愆，朕不尔罪。」邊衛軍士凡犯流徒，慮有棄難場故犯，以希他從者，詔止許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十二月，却介休民所獻五色石，曰：「此小人偉進也。」數年民困未溲，寧溲以此。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須之何為？

三年，上諭吏部審義銓選之職，但當據理，不當任情。理以是

非為准情以從違為工。天曰：用人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使牧民，有才不必皆君子，有德定不為小人。慎之。四年，御左順門早朝畢，召六部堂上及近臣，諭曰：比事多，年後稍暇，卿等從容陳論。朕亦有所就高偶論及壽殀曰：此只勉其在己者以聽天。顏子令名無窮，豈不是壽間語。胡康為學不可不知易，在變通而不失其正。學士武周文初藩府臣論易尚有拘滯處，宜虛心以玩之，終有得力。五年，上与廷臣參酌政事，不覺語煩，坐久或以養氣為言。上曰：簡默非不善，但天下之大，利害所關，言之不能不盡，且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

六年封海神靈惠夫人林氏。從民間訛傳也。所在設立廟。許海行者得以時祭祀。稱天妃。其祠於京師者。以先皇帝配享。

七年上行在北平。以冬氣嚴凝。群臣奏事。久立不堪。始定常朝。御奉天門。行叩頭禮。畢移御右順門內便殿。以次入奏事。其朔望朝如常儀。許十一月之朔必行。後弘治初尚書王恕請曰。御便殿。謂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片時恭對。未悉机務。必遵永樂七年之例為可。

上以皇太孫有大畧。令講讀之暇。兼通武事。諭兵部尚書金忠選民間子弟勇健有材藝者。充太孫隨從。太孫演武于方

山○以○侍○郎○儀○智○老○成○正○大○直○言○不○阿○令○侍○太○孫○講○讀○十二  
年○令○太○孫○隨○征○尾○刺○使○習○行○陣○諳○將○士○勞○苦○

十三年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詔至思南婺川  
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禮○臣○率○群○臣○稱○賀○上○曰○高  
呼○山○谷○空○虛○相○應○理○或○有○之○廷○瓚○既○以○此○阿○朕○大○臣○不○能  
正○其○非○且○勸○媚○乎○

十四年壽星連見○禮○臣○請○表○賀○上○曰○政○平○訟○理○國○家○清○明○始  
可○稱○賀○冬○禮○臣○又○以○金○水○河○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  
諸○狀○請○賀○不○許  
器○海○子○及○西○湖○巡○視○官○水○自○房○山○注○海○子○徑○皇○城○凡○三十里

白禁明。不許。既至。是地禁。輟巡視。與民共之。

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刻石紀功。呂震贊之上曰。今天下雖無水旱疾疫間。有郡縣上奏便暢。然于中且聖經不言封禪。汝欲朕為之手。

十五年八月。甌寧人獻金丹及方書于行在上。曰。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金丹令自食之。其速。殿方書毋惑人。

十六年。禮臣震以耀縣民獻玄鬼。請賀。不許。

十七年。諭武臣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宋與勝國。強弩之末。可為教鑒。汝等爵祿與國家休息而



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賄賣放。一有緩急。何以應調。廢職悞國不小。

令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諳達治體者。始予六科辦事。各言所治利弊。仍着禮部尚書審義。等誠之曰。於今不言他人言之安。所逃罪戶部人材高文雅言率直。陳瑛請罪。上曰。草野不知忌諱。苟有可採。勿廢。

二十一年。禮臣震同胡濙進瑞光圖。且言太嶽大智神光。及柳梅灵芝之瑞。請賀。不許。

二十二年。中軍都督府咨送習吏事監生七人于禮部。上曰。吏事末也。誠窮經博古。達于脩己治人之道。于吏事何難令。



洪熙逸紀

仁廟為太子時好學尊儒嘗致書贊著王好古有云今晨  
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真有益于日新但卿疾未瘳未及存  
問日見擾煩豈上古優待高年之体乎憂卿年邁余為學  
有日似卿朴古苦口者百無一二趁卿康健弼我洪業併  
望藥石之言嘗侍文皇御座問講何書吞曰論語和同章  
上問自古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否奈何對曰小人矜才  
便無恥君子無欲自守通然則何以小人之勢嘗勝對曰  
明主在上彼常勝者不勝矣彼小人必無倖用之日乎對  
曰小人之也豈能盡廢須時警飭之不使有過上喜語

黃淮楊士奇等其勸輔之賜聖學心法及務本之訓。

洪熙元年上以災異屢見進言者寡嚴諭文武曰比因大  
理少卿戈謙所奏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憚迺群臣迎合朕  
意交章責其賣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恭自是以來言  
者緘口朕於謙不即含容方負愧咎爾諸臣何遂以盡言  
為戒今後各宜審諤庶幾君臣相與之義隨令謙朝恭如  
故更勉時會冬至賜贖善王好古以詩有曰清朝盛文治  
輔德資儒者念子筋力倦趁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諫  
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懷懼浩無沮新陽屆初復况此澄平  
時酬勞貶尊酒庶以介期頤。

以鄭府審理俞建輔言。遂諭禮部。各省鄉試。令有司体訪。必通今博古。行止端詳者。許令入試。所試手為標。疏議。論切實者。方為中式。戲語諸臣。使朕應舉。可算一狀元。天子監國時。被譖。每語楊士奇。天可欺手。賴至尊聖明。猶得至此。既而曰。吾盡吾子職而已。方視朝。見楊士奇入。語左右。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奏。恩詔甫下。迺見惜薪司傳旨。山東棗課八十餘萬。為宮中香炭之用。民何以堪。上曰。朕煩劇中。隨手應之。不暇致審。其減半行。

果州縣志卷之三  
三

宣德逸紀

帝為太孫時太宗營天壽山或去步輦徒步仁廟体肥有足疾隨行屢蹶內侍扶之漢王高煦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太孫曰只怕還有後人把滑語近机鋒

帝有睿才書藝風雅光大愷惻允哉太平天子之言旨與豪舉雖內侍小臣不嫌倡和間為微行或稱為英國公家使或稱較尉聞鷄走馬圓情踴首往涉畧尤愛促織亦參馴鶴萬姓頗為風俗稍漸華靡然此其餘才性明斷不廢政事時有常中孚者出身微初為巡檢自言得異術能煮金凡寶玉器有損能補之因幸人以進輒驗之報授吏

部郎中之秩

宣德元年、天氣何炎、上向侍臣誦、鼎夷中鋤木日當午之詩、且曰、朕八九歲時、寫做是詩、呈考臨視、曰、鮮否、朕以稼穡艱難、对、皇考喜、今官車不復矣、掩淚移刻。

尚書鑒義、稱漢光武不以吏事責三公、上曰、功臣概置不用、此亦過矣、擇其德望才幹者、公掌五府、可否、悉決於朝廷、為得之、又以銓政不良、有云一事得人、一事理、一邑得人、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以言貌求其虛蘊、蓋難。

上以懷柔知縣印原亨奏、自黃花鎮至紅螺山、去天壽山



速盡弛。撫採之禁。以便輸官柴炭。因曰。材木易竭。勿傷其  
本。可常資用。

釋義勇衛軍閩群兒等死罪。初。群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  
告群兒掠其妻毒。毛恨誣首其夫。与宣等九人為盜。御史  
按群兒宣等大辟。給事中李庸以聞。覆勘被盜之日。群兒  
適他事有據。上諭左都劉現曰。昔隋煬帝同日決二千餘  
內六七百人坐誣服。豈不寃地下。其戒約諸道勿急。  
二年。策試中式于奉天門。上諭儒士取于鄉。素有定論。朝  
廷復辨其官才。貴乎寔濟。唐虞之世。亦嘗敷奏以言。但負寔學  
者。言多剴切。無真見者。語多浮靡。全在激勵成就之。又御

門與侍臣語大計。謂宋之兵力足以混一。而燕薊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昔石晉以閩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圍復嶺。為胡鹵所有。宋無險可據。用兵誠為不易。上曰。進取無可乘。長如開寶淳化之時。練兵以備。亦是鞏其門戶。何熙寧以至宣和。小人酷用事。并中原棄之。

臨晉舉學生員入學。甫五閱月。御史考黻充吏。上曰。人雖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年未成童。豈堪吏事。職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不近人情如此。衆劾御史。而還。此生于學。雲南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初令大理衛軍士充之。繼取征交趾。又于各衛撲補。詔以屯守為急。罷之。

工部尚書吳中奏製造御用物料請買于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綉史稱恭儉朕飲食器用當從朴素就庫藏所需足矣

三年上閱皇明祖訓謂侍臣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是編歷六年始成所謂創業而裕守成之計子孫奉此豈有過舉然亦賴卿等輔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之告其君者也

四年寧王權奏祖訓分藩但以親、次弟、無有品級又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不論品級異姓相見行君臣禮上復書大畧謂鎮國將軍以下適有品級靖江世子與郡

王公候文武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道過或讓右或控  
馬側立各隨品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亂也往者逆照  
有所長指反被執以洪武諸司執掌示之悔已遲矣予以  
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論徒此為名耳  
不願王先之

時有獻歷代犯羊圖者上覽之歎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  
下五易生民之禍極矣國家創業垂統貴以仁孝為根本  
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克長世而不能者根幸缺也因以漢  
唐傳世為証

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負俊才能自為風氣得罪後請關

自陳臣中廣東儋州昌化縣人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  
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乃以違限充吏伏望聖恩於念上  
令覆試得預禮部下科

免宣府十七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所供柴炭後  
及邊軍上以陽武薛祿言至九年盡行禁止

上覽史至傅卜之事太息曰君臣相遇豈偶然乎水流濕  
火就燥感應之理固然由人主寤寐良弼之切不然漢  
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亦豈無誤摠之善心生  
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  
賢其知人處未講也

襄城伯李隆獻駟虞二出濠州素賈累文上引太宗之言  
為法且曰禎祥之興必有寔德庶幾副之朕薄德勿勝免  
賀

居齋宮諭楊溥朕屢諛詞直言無隱是所賴也  
五年侍臣言漢高祖大度唐太宗英武宋太祖仁厚可頌  
頌上曰唐宋開國權力襲取而太宗慚德尤多漢與我明  
起布衣漢禮制缺畧明以文教為先成功文章遠過於漢  
嘗論商周似乎遂取契敷五教稷播五穀功德非常後世  
宜享其報至於長世則在後人順守之又論省官欲以唐  
太宗所定七百三十員為法曰清心者乃省事者事可省官

上嘗謁陵還昌平東郊。逢見農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備詢稼穡之事。因取其所乘耒三推之。耕者初不知為天子。中官露之，咸驚伏。況中拜上，願侍臣。朕三推力不勝。况終歲此乎。人賜鈔六十錠。已所經悉賜鈔。八月，日當食。兩不見。禮部請表賀，上不許。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者。天可欺乎。尚圖備省。遂我不逆。上以光祿寺官竊減外爨供給，令刑部施嚴治之。且曰：勿謂飲食細故，不關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眾共飲。及乾餱之故，所保非小。七年，上語侍臣：人才遺際為難。漢唐初造，如三老董。

泰山道士徐洪客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未必間世之才。却藉以成功。上行邊登萬壽山。廣寒殿歎曰。燕山燕字。元順帝宴遊之所。果能如其世祖知人善任。仁宗之恭儉勤率。何至為吾祖宗所有。嘗觀宋史。謂宋之君誠失之弱。當時將帥雖才。亦不得展。大抵小人扼之。武事何由足展。

隆慶勳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李景堪任李德指揮使上。不可。曰。唐自中葉。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而立。此輩且欲效之乎。泰聞之懼。

上與學士楊溥論得人。溥對廣延攬精。攷課諸法。上曰。此尚非本論。夫濁其源。何以清其流。必勤學校。董其師儒。



然後服官。庶几無負。

附記。工御製廣寒殿記有云。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南。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莫加于此。因述文皇帝明諭云。建文嗣位。信用奸回。戕劉守室。茲城孤立。一髮引千鈞矣。賴天地祖宗之佑。安其危。而存其覆。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近思吾言。遠不忘聖賢之明訓。詩有賜夏元吉。賜張本。賜胡濙。賜馬麟。賜徐升。拱。賜楊榮。賜孫忠者。過史館有云。蕩之。堯光。四海魏之。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紀。乾坤六合為家。其餘每題錄採佳句。花朝詩有云。葱之佳。

氣藹山河大地無塵海。平波。以時三農皆舉趾。東阡南陌  
鷄鳴起。丁男把耒婦女饁。齊力欲教田畷喜。重陽敬全錄。  
歌曰。初霜授衣。鴻鴈南飛。長河水清直見底。雲靜四山開。  
翠微轉。照韶華。屬重九。風落梧桐。到楊柳。家之歡聚賞佳  
辰。彈箏擊鼓傳芳酒。時菊紛開五色奇。紫萸香壓珊瑚枝。  
摘萸把菊各相况。長共今年今日期。深居九重之民事。樂  
民之樂同民意。却憶去年此日正秋高。左仗黃鉞右白旄。  
東巡邊陲斬逆虜。東縛醜類如猿獠。搜剔巢穴無遁逃。倒  
挽銀河洗腥臊。成武功。班師旅。六軍意氣凱歌盈。路即今  
戢戈橐矢天下寧。纖塵下鷺八極清。况值年豐百穀成。西

登瓊島一長眺。胸襟宇宙同高明。世傳觴菊令人壽。太液  
應當釀為酒。滿泛黃花作耐上。奉聖母齊天萬。年下飲。  
臣民共悠久。招隱詩略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分。  
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臯夔居臣師濟自往。  
古大厦豈是一木支。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抱才德  
者。蓬散幽閒樂其樂。天之生才將有為。豈使獨善而無施。  
彼不輕施吾將致之。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  
起。待旦勞心咨求忘日晏。嗟爾賢人何勞空谷。有莘幡然  
起。畎畝傳囂何嘗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  
南陽。歲旱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如舟航。黃金如山築高

臺待爾為詠。臺與萊母為令我悵。望思唯裁。春望有宇宙。  
無窮生意在山川。滿日照人清之句。上林春色有物意。皆  
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之句。喜雲歎略曰。大地平鋪。皆一  
色。光輝未數瓊瑤白。四山蒼翠不可尋。但見凌虛聳銀壁。  
嗟余菲德居九五。燮理功能寄承輔。舉觴借業拜休祥。永  
念皇天與皇祖。祖德詩始于淳皇。以及太祖。皇祖皇考。叙  
述為詩九章。以詔後世。猶蘭操有序。操曰。蘭生幽谷兮。曄  
々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輝光。嗟蘭茂兮。衆草為伍。嗚呼。  
賢人兮。汝其予輔。又山水圖歌送長春真人劉洲然者。序  
云。事歷四朝。闡玄元之妙。著感通之理。朕重其去也。因取

孔子仁知壽樂之旨。援筆作山水圖。賜之。而題詩其端。寓  
所以。瞻。厚。老。成。意。萬。歲。山。丹。桂。秋。芳。歌。全。錄。歌。曰。秋。涵。太  
液。玻。瓈。碧。倒。影。空。明。秋。一。色。梧。桐。楊。柳。欲。迎。霜。紅。斂。芙。蓉  
誓。不。芳。萬。歲。山。前。萬。樹。桂。聳。特。凌。虛。出。烟。霧。連。卷。夫。矯。勝  
虬。龍。翠。蓋。蒼。帷。鶴。紗。布。開。花。又。妙。如。黃。金。綴。粟。攢。珠。絕。晨  
露。雲。消。六。合。澄。無。際。但。覺。天。風。滿。大。地。夜。中。晏。坐。廣。寒。宮  
俯。視。山。河。遼。人。世。舉。酒。酬。姮。娥。今。宵。玉。鑑。何。嗟。峨。喜。聖。歌  
又云。萬幾之暇。坐九重。豈不自足。鮮與穠。一念所重。存瘵  
痼。荷。戈。披。甲。防。虜。戎。况。復。懷。此。為。忡。惟。時。預。兆。年。歲。豐  
滋。潤。牟。麥。消。螟。蠹。騰。歡。溢。喜。畎。畝。農。皇。之。寶。命。承。昊。穹。明

大統紹祖宗。願慚菲薄。恒省躬。夙夜兢業。持寅恭。在廷  
文武。卿與公。協勤匡翼。燮理功相。與共醉樂。時雍早朝詩  
全錄。曉月流輝。炤衮衣。九重曙色尚熹微。禁鐘絕。啓群仙  
集。韶樂初鳴。彩鳳儀。柳外祥飈隨。雨蓋花梢香霧護。龍旂  
鷄鳴。美詠傳千古。誰羨陽和者。稀上林冬暖。全錄蓬島雪  
融。瓊液瑤池水。泛冰漸。曉日初臨。東閣梅花開遍。南枝其  
他賞菊詩。除夕詞。玉樓春。玉替花賦。西山晴雪詞。脫布衫  
帶玉樓春。梧桐秋雨吟。幸史館。重陽詩。四景。綠竹引。大哉  
皇言無不寓。敬天勤民至意。三百篇未必皆出天子腕下  
以列諸雅。豈有遜焉。

正統天順逸紀

正統十年登科錄改天為茂字。於是景泰中內閣謝表嘗以管窺蠡測海代天字。本于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不許人有天高上天之稱。又宋宣和中丞相蔡京用給事中趙敏等奏。凡世俗有以天字為名稱者悉皆禁革。諸臣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遂至正德中郎中方天兩叅議倪天民。御史劉天和俱刪腰名。內外紛。明年劉瑾伏誅。禁弛。

三殿初成。上御正殿受賀。鴻臚官誤贊五拜。糾儀叢之上。曰。今日吉期。少拜不可。多亦有餘。何不可竟不問。

劉太卿祭嘗言英廟得迺駕更自有由具述也先之母係  
蘇州人被擄也先之父嬖之生也先土木之難幾且不免  
母謂也先吾故君也以臣執君不義跪且泣以請也先遂  
從之按祭在內閣掌誥勅四十餘年豈無因作此大謊存  
攻  
設西廠初以審鞠妖尼之故遂專任汪墳察奸百戶韋英  
為頭鷹犬恣甚御史黃本被撻左都御史李寔與韋英結  
為父子文官被窘辱無算于是尚書以下人自危內閣  
高輅等每六部同日疏贖年幼不識世務及韋英奸惡上  
即日革去西廠



土木之變，傳國寶璽已失，天順初，李來近邊，石亨請襲取之，李文達賢以為重，係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貴，勿輕動兵。帝曰然，遂出賞安之。

上每日五更二點起齋，索具服拜天畢，省奏章，部決訖，復具服詣奉先殿行札畢，視朝。退至文華殿，命大臣訪問商確，復省臺奏，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閱章奏，暇則听內政。至晚而休。若母后處，每日一朝，或以兩日。寒暑五日一朝。左右問上奏章，何必親覽，閣擬亦可省得。又云至尊過勞，亦可稍息。上不然之，定規晷刻不修，且曰：急荒之害，雖悔莫追。

皇親會昌侯弟顯宗犯法。上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姑免顯宗，以家人抵侯。侯為弟乞恩，不允。禮部郎中李和跪一糲子通權貴，求為侍郎。上以李賢王朝言，必不許。又曰：景泰中，凡用人今日陞官，明日逆行，非例。夫文武遷轉，未嘗接言。上下之情不通，安能綜理。

上因奪門諸人不便，各邊巡撫姑盡去，久悟不便之故，立補都御史各邊之缺。時任用大臣，無不布文達細酌可行。上召處士吳與弼曰：朕顧問文華殿，以重之。擬以左諭德之銜，而弼初見，不能對，但稱病不受官。上再留之，賜文幣羊酒館之，復加溫諭。而弼以假傳二字在勅，戰不能勝辭。

益力。李賢曰：三辭不允，亦宜姑受，以答朝廷至意。上復傳諭，與受職後亦不相拘，听其自在。秋涼欲歸，朕不固留，祿其終身，不亦可乎？終不就。下賢之札，自國初禮聘秦元之等，至此再見，惜矣。弼所學謏，鄙徒負盛典，絕後世徵聘之寔，用悉本此。

上于章奏，苦左右干預，無如何。私召賢商之，勸以獨斷。上曰：朕獨斷，不如所請，率形辞色，惟鄉執沮之，彼必奪於公。議賢曰：臣若府怨是激之也。陛下灼知不可，大都不可，可以已。

時官校輕出害人，語文達。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鷹坊司。

內臣奏乞採獵。上不許。固請。上曰。即出。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密訪。勿自取戾。內臣以上言。徒恐之也。每入境。有司惧其威。斂之于民。聚禽而獻之。復命。上果訪得寔數。各杖而黜之。

上嘗語大臣。朕親政。專勤。進膳。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多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又曰。如鐘鼓司。承應。除特節奉母后外。亦不輕舉。閒則看書。或觀射。又曰。朕雖極暑。曾不揮扇。即宮中。亦不令人職此。雖極寒。亦不近火。亦不披煖耳。且防眼熱。

景泰迎祀

景泰元年勅定迎太上皇禮儀。一禮部堂上官一員、龍虎  
臺迎接。一錦衣衛堂上官一員、帶領官校執丹陛駕、并抬  
輦轎居庸關迎接。一光祿寺差抬酒飯至龍虎臺及清河  
二處迎接。一各衙門官至上城門外迎接。行叩頭禮。一總  
督并各營總兵官俱於較場門口迎接。行叩頭禮。太上從  
安定至東安門外。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出見畢。文武  
百官行五拜三叩禮畢。太上由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嗣  
奉旨居庸關裏接用轎一乘、馬一疋、丹陛駕只於安定門  
裏接諸臣于奉天門面奏。據唐玄宗、靈武例。上皇至咸陽

法駕迎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  
拜舞於樓下上皇下楼抱帝泣解黃袍自為肅宗着之肅  
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毋辭肅宗  
乃受此良規宜效若迎駕安定門失太簡使外彛無所覘  
瞻亦恐宗室不無輕忽大札缺遺輿情訛議特請重定禮  
儀奉旨鹵情請詠未全憑信恐以大札奉迎或墮賊計但  
得大兄入城親尊讓之札朕自處置東安門朕先行叩  
頭禮隨至南城便殿太上并座朕行礼畢文武官員以次  
行礼况蕪太上傳言迎接尤須簡略悉遵朕命再不許紛  
更名

成化逸紀

成化四年。午朝。吏部九卿李暉等俱失期。馳名待罪。上曰。爾等常勤政勉朕。茲奈何。羣怠。衆憲大譴。曰。既引罪。宥之。十三年。雲南巡撫王恕以駕帖不行。閱劄。具疏時。軍丁盧安等逸外。桑脫還。詔刑部。命申鍾蕃。錦衣百戶宗鑑。及新忽百戶汪清。復齋。駕帖行事。按例。駕帖下有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各門照出。恕以駕帖不合例。又錢能等交通外。國攬擾夷方之事。兵部奏。柳方在會。問不敢。狐疑。奉行。詔下。所司。究之上。性仁。受。偶。刑。官。錄。囚。歲。上。贖。二。覽。之。雖。當。惟。宴。時。必。為。動。答。或。為。慶。者。以。手。抵。續。之。便。与。法。司。說。如。

緩之無妨。

時內臣用事。浸甚。南給事王禛等。率同官上書言五事。其五。保全內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呵護之。不可得也。近者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尊為父之稱。因而嚮微賈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民。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令發回原籍。以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與詔閣大臣計儀。漸自宸衷。俾宦者獲享之長之福。上嘉可。不許行。

二十一年。九卿大臣。以災異各陳急政。吏科給事中李俊等。直指。近侍干犯大臣。不職。令一監添設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十輩。以及小布魯郡。總領邊疆。撥引。



愼邪。提獻奇巧。如梁芳、陳喜、李興華、大臣如嚴濂、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鑒、田景暘、張瑄、只直、李福華、或老懦無為、或清論不愜、而方士通流如李致者、鄂常息、桂曉輩、尤中外所切齒。有旨梁芳三人姑已之、嚴濂等備省、致者常息降職、桂曉為民、御史汪奎以上意未決、復疏桂曉密結梁芳之態、罪芳追奪桂曉度牒、斬首西市、以謝天下。且言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輩、通行傳奉、至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書官、太監、願恒有何勳勞、而其姪五顧濛授錦衣、李致首務事、吏也有何才能、而擅要通政、宜令所司究革、以杜冗濫。奉旨各誤事官不究、桂曉齋度牒追取繳進。

上視朝有男子行東闕門帶笑御史于壁別規等執之以劾詔  
送錦衣衛已而坐壁規擅執謂當得奏令守衛官軍奉旨拘錄  
此必守衛借以誦責上不為察且待奏男子區無可述也

上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所用礼服祭器樂舞一依祀祀製  
造更製樂章令內臣習之大學士商輅等奏罷之

晉府嫡長子奇渚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  
使上不許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  
家凡有淨身男子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六年

和勇迤北人永樂中祖和寧王款復叛宣德中為瓦臘脫款  
所獲王子阿卜只奄窮促歸命授都督勇襲指揮使以塞外積

功。歷左都督。成化十年封靖安伯。食祿中府。弗提衛都督。  
祭阿奴奏進海東青。上曰。此等野禽。易令人蕩心。畋獵有  
司。其即却之。自是免遼東人參及藥材五味。子都御史有  
奏。上曰。建州女直。頻年入寇。民不聊生。且多被掠。如奏事  
寧之日。例行。



弘治逸紀

孝廟登極之時、有掌酒內侍、適攜弄兒入禁、俄傳帝至、惧、  
俸、投之酒甕、糜死、為同輩所訐、或以初踐祚乞恩、帝必誅  
之。

上少育仁壽宮、奉王太后謹、一日、上方櫛、而召方起、太后  
勅門者勿入、上跪謝、繼之以泣、良久、免視膳、勤、太后戒進  
溫辭加餐、久弗弛。

坤寧宮灾、親扶太皇太后避便殿、太皇崩、宮中行三年喪、  
日不去經帶、痛生母、妃無辜被鴆、每歲、建齋醮、未嘗不  
泣、下間號失聲。

太監王禮求廣東採珠之命。上不可。因中官借外戚金夫人而重之。皇太后苦請。上出藏珠賜后。誠禮再犯。不赦矣。庚申六月。西安郵縣道安里一車士毛志學。偶于泥水河得玉璽。方圓一尺四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巡撫熊紳以獻。以上不好夸。弗賀。初。憲廟愛松江所造大紅細布。蓋名布。寔細絨為之者。工繁。歲額千疋。帝在東宮。曰：此布疋。數文錦。不以易謝。下街及正位。草勿上。會重陽。上口占半聯索對曰：今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卒不得其偶。

上恩開寺專權。意令各邊分派糧草。俾有專任。授簡吏部。尚書屠瀟填奏。瀟不能承。上親定之。戶部侍郎統千里。參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山險阻。某處宜搭木索渡。某處宜作梯飛鞚。睿算井井如在目中。上勤政。每日晨朝。遇雨乃免。諭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無升奉天門奏事。或趨滑地。不問奏本或差錯一二字。不必糾彈。經筵講官失儀。尤加寬慰。

上呂都御史等問外事。都令巡按御史勘報。彼衙門權重。任喜怒顛倒是非。將奈何。今浚務揀老成有識量者。如輕用新進之人。傳與各御史知道。

大學士劉健曾薦現任副都劉宇。上不答。健恐上聽不真，復高聲言之。上竟不答。他日，語劉大夏，戴珊、劉健儘可與計事，但其門下人太褻，不言其人。隱指宇也。宇稍自歎。後于正德初，大壞朝政。始服上知人。他日，工部尚書李其晚近侍，曲行譽上。兵部劉大夏語及大夏，不答。復大聲大夏復不答。上曰：朕知之未真也。或云可用。故耳目札監陳寬奉命揀選坐營內官。上令劉大夏預。辭非例。上曰：若慮他日中害，朕在何妨。適太監岑瑋者恃寵不欲預。選上領之矣。乃諭大夏，倘岑瑋不至，為按以法。大夏曰：聞已有旨。朕語未嘗傳出。楠本何謂有旨及期。瑋果不至。大夏與寬合



奏璋急事。內批本當學問。姑饒。這遭璋懼。

上嘗召大臣幄中。問諸教政。俱已裁定。然未有及內府事者。上曰。內府事獨苑馬光祿。須朕親理。因命科道官及之。令侍郎以下。往清二寺。裁減浪費。每寺月省十餘萬。又曰。天下有司。不得其人。所議行。皆文具。無實濟。須令吏部擇之於先。巡按御史核之於後。必得其人。人受其福。而後可。七年。海南彝有輸米其國。而舟覆者。舟中零活。漂至依都。海中為巡海官軍所獲。以聞。上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地名。歸路。彝以廢命。不敢歸。詔令通事二人送之。仍敕其國王。原其過。風不致深督。

內監虫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之將軍象  
之指揮等本於唐昭宗或衣猴以緋隨班行礼名曰孫供  
奉又齊後主馬犬承應有儀同郡公等號孝廟諒陰節冗  
恐縱異物傷人但令絕食自斃可縱者縱之  
后家張氏橫侵民田上令司札葛敬及大理官往勘不直  
張氏敬復命后大怒上亦洋怒佐后軟微語教勿外露后  
意出帑金百金賜勘官曰朕驚  
進士潘鐸有疏久不下鐸虞不測忽宣鐸將善諭之鐸惧  
稱病同官為代鐸具奏上曰鐸疏字樣多錯係不敬朕若  
批回詔恐挫其銳可傳示之

嘗作文華殿。召閣臣孫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許令公議批  
詞，乃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後  
行。東陽謂自天順以來三十餘年間，堂內尚垂問，不過  
一二語。如此始稱吁咈。前未有以尚書入閣者。自丘濬始。  
十三年，大學士劉健等奏視朝散歸，或至昏黑。如是稽息  
恐四奏朝覲。無所觀瞻。庶為文移。或致虛閣。况今吾選啓  
黨。四方荐災。尤宜省惕。上大嘉可。日奏事。二次。特勅平堂  
之名。自茲始。

十六年，台劾大夏以事不可。欲與高瞻。想非御部內事。不便。  
許卿以揭帖審進。大夏力言請獎。上概已之。

刑部尚書閔珪。激重獄。忤旨。久名下。已別。大夏對使。稱  
珪無他。上問古何。大臣如此。大夏引孟子臬陶執之以法。  
上領之。明日。乞珪。兩擬。大夏家奏內。臣事。乞。故起。不能上。  
令司礼李榮。拉掖出。榮每。上。捕。大夏。大夏曰。与君除。脚。疎。  
何有。遇。愛。榮曰。公當朝第一。誰不欽服。

十八年。召煇。問。殘法。何以不行。煇。深。何以日敗。時。上。又。通。

行。難以責下。又。移。精。多。得。名。僧。失。工。令。嚴。勅。有。司。又。監。引。苦。

於。奏。討。便。行。奏。帶。奏。討。有。額。奏。帶。無。稽。上。勅。部。盡。善。諸。弊。

御史陸。偁。擬。草。接。遞。人。役。上。以。舊。制。名。部。孝。廟。明。召。國。事。

諸。臣。盡。言。尚。不。能。及。

上大漸。劉健、李東陽謝遷已受頽命。帝曰：「已矣！自古云：『作善有長年。』朕自分有心之惡，未嘗為無心之惡。多有之矣。」至此天也。時渴甚，帳猶錦製，遷云：「何不進勺水？」內臣曰：「誰敢即何？」不以紗帳曰：「宮殿高寒，上鼻血滿衣。」歎曰：「我做天子，不能一口水喫。」蓋上以郊社感冒，院使劉文泰誤以為傷寒，反召御醫徐鎮、疏、稱、誤醫，難治。及崩，閣臣請加誅文泰，內侍持之，獄不決，止配遠方。或云上憂國用不足，尚書劉大夏曾奏內臣持權耗蠹，非一從此搜剔，國用自足。上入語皇后：「洩之內廷，諸大璫，懼黨尚藥，反其治。」



正德逸紀

正德元年四月上始微行好騎射二年二月勅備上林院  
海子行殿三月取趙福等六十三人群育鷹子子內苑捌  
月樂豹房不復入大內悅錦衣于永漸習陰道秘戲永嬌  
旨索回三女善西域舞者以進得十二人上復召永女永  
以隣人白回子充之慮事覺致仕三年以競渡龍船為犯  
法籍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設民間善眩戲者以聞七  
年以賊平賜義子百二十人國姓朱德朱寧朱安朱國  
朱福朱剛皆至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而朱採朱靜朱  
滿朱恩朱規五人朱自亡國得幸於上最八年立皇莊五

所九年六月上、數微行、至教坊司、觀樂星廟、為禮宮、以齋  
門、廡帷幕、至於溷、福畢具、凡一百六十二間、他遊幸、率隨  
之、十年三月、上習番經、被番僧、服法王綽吉我塔、見出  
入豹房、命太監劉允、往西番、迎活佛、率指揮千百戶甲士  
千、以珠非、為幡幢、黃金為七供、饋賜鉅萬計、勅十年往、送  
得、側身行、處、辦錢物、十一年、嬰都督馬昂、有娠女、弟、係畢  
真妻、并名昂、姪、不應昂、妹亦、跌溺豹房、彬、道帝、竊出、遊獵、近  
郊、數馳幸、南海子、十二年、再突居庸、潛出、還幸、宣府、即鎮  
國公府第、秋、日、家裡、遇、大宅、輒馳、入、或宣、其、婦女、富民、車路  
形、求免、時、軍士、樵蕪、不給、至、析、民居、供爨、諸、巡幸、大率、守



臣具膳送行鎮監捧酒巡撫進筵時以駕未至巡撫袖筋會輦  
從多巡撫後上需筋急乃曰若我做撫按官決不如此怠  
慢終弗罪迎春宣府令女子執毬共僧載鼓動毬擊僧首  
如是數十車上歡之自宣府次懷來迎駕者定稱威武將  
軍綵聯千前道上戎服裹赤劍而騎諭群臣衣撒大帽伏  
道左以吹上紅梵進金花口不得稱臣陳羊酒金幣齊聲  
恭壽威武大將軍上引卮誇曰幸威武手斬鹵首一于榆  
河又齊聲叩首萬歲賀夜子入德勝門宿豹房十三年夏  
因祭陵後幸密雲逐喜峯過漣河以流沙瑩意有室其中  
遂有投詭拾稱上獲

口外七月鹵犯邊勅總

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朱壽

討之壽上自稱也尋以

有功加鎮國公爵復出居庸歷萬全至大同居總兵葉椿

第稱鎮國公總兵府改都指揮使所置二店為酒肆棧曰

官食券而不償至偏頭關索女樂于晉府樂人勝妻劉良

女善謳最幸左右得罪乞劉謳中一言為一笑而解于

是貴近都擅制編掠良家子女悅上後車數十日有死者

上不聞也十四年七月寧宸濠反勅鎮國公以汝軍都督兩

親征寧禍平上發京師九月宴保定府堂由都御史伍符

為藏闈之戲再不中投闈于地使拾之罰十數符醉甚上

乃喜宴臨清為具卓上視笑曰慢我甚初劉良女送上脫

簪以為記、上馳失之、召不至、則夜飛舸還、載與俱南、十一月、至淮安、幸太監張陽第、漁清江浦、賜左右魚、責金帛、謝上、或屏侍、從徒步入淮安城、幸總兵顧仕隆第十二月至、揚州、監吳經矯旨言、上將刷處女寡婦、夜半飛騎呼門、駕至、衢道設炬、香霧漫天、搜婦女、破壁壞垣、必出之、分送尼寺、得贖者、免、知府蔣瑤為民請命、觸經怒、大擾上、不知也、上至、數獵城南、幸上方寺、令祁周括鷹犬、泰州并獵戶百餘、大獵三日、得劉良女、諫乃止、閱妓揚州、撫按官進宴、却之、取其值、至儀真、禁屠猪、示曰、勸得百姓之家、養養宰殺、固為常理、但係國姓、深為不便、為

憲行移各府州縣衛所

罪情錄  
卷之三  
四六  
以小猶上其已高者送

用如達、獲邊遠充軍閱

大江幸民昌本家復閱妓半送御舟十五年迎春南京備  
諸劇戲享廟仍用少牢二月上有泛浙歷江湘登或當之意  
以送濠楸至遂入諸津用鎮國公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  
議回窰受俘漁江口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登金山一舟幸  
致仕閣臣楊一清第受門闌之歌幸閣臣靳貴弟貴已故  
令番僧統其柩誦經三匝知府瑤忤鎮守官頸珠索從事  
至淮安都御史蕭蘭及總兵官顧仕隆率諸文武恭獻賀  
功金牌道以花紅錦帳百十上戎服蓼花鼓吹入城漁積  
水池舟上擲起左右歡呼萬歲龍也龍押水御躬不豫至

北通州大稱南征諸軍家受鎮園公方畧凱帰詔賜宸濠  
死大陞賞旋入京擢軍威數千人陳東西輦輿陸完戮等  
等裸反接死者竿其首標白幟書姓名弥望數里上戒服  
騎觀正陽門下浮者自東安門經大內出十六年二月卧  
豹房罷朝大漸唯太監陳敬籛進二人侍始追悔前誤不  
及矣世廟立諸佞倖皆被遣乃無及徐髯仙者髯仙故以  
斫跑不羈坐草衿上南巡至維揚髯仙獻樂府稱旨上數  
幸其家玆晚静閣觀魚隨駕至京宿衛或共卧起授錦衣  
鎮撫賜飛輿袋上晏駕并收以文名得免而臧賢伶官也  
得上心有婿可鍼

教習諸伶濠遂因鍼

賢得復護衛上偶幸賢

若上問何自曰寧府

上不疑及寧反臣官受寧賄者率指賢以乃衆數為寧問者不勝指衆囑獄司速滅賢曰死張家灣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內惟楊一清以才望破例擢用若劉宇曹元皆以阿逢監瑾得之

此段文字係後人添加之評語，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多有塗改與模糊之處，故不予整理。

嘉靖逸紀

世廟祀典說畧曰。惟我太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羲農。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兄升遐。以朕為我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宗祧。以主郊廟百神。豈敢於理不當為者。而率為之。孔子至唐而稱王。至元而謚在孔子當特。凡諸侯之僭王者。筆削而必誅之。乃不体聖人之心。如此。我聖祖初命。天子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宮。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用十。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不幸身。之哉。于是顏魯孔伋並配於堂上。父食於堂。

一網領紊而百目因之覆矣。茲朕不得不辯。所以防閑於萬世。設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寔非原心者。是為說。加以申記。且有通行。非此層斷力行。鮮不以群言或沮。又御製火警或問。有曰。或問。變不虛生。必有所召。夫宮中地窰。宮人有三四處。一房者。又不肯相和。一人酣睡。至火焚身。三鼓。巡者急救。則三十五房盡燬矣。此自醉起。非災變也。今下令脩省使事。務圖慎美。是則可為。若夫專譚禍福。務求事應。強為附挽。陰中古人。暗亂人志。則自招督責之過。何辭。

凡勅諭多不由閣擬。率抒長篇。于南京脩復太廟之說。折



表于一廟一主良是。但令奉先殿香火猶存。係正議。  
御製明堂或問上既稱興猷為宗。強入太廟。又欲以明堂  
配父百世不遷。而嫌於太宗特尊為祖。以便展其私愛。畧  
曰。或問配帝為難。奉太宗配庶可以服天下。荅曰。太宗本  
時君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為親。  
經所未聞。問曰。汝蓋欲奉考配。無乃愛親而不愛祖。荅曰。  
明堂本義。因秋時物成以報。即人成于父之義。故父配為  
正。然則一世一易乎。摠用周制為準。以武王行礼奉文王  
配之而已。問稱宗何為不迺崇上之義。稱宗祔廟否。曰。祔  
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以祔廟必祧。不如專享。不

其位必狠之無比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礼乎。問明堂之配。親盡將何為。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周太宗不得一配。將如何。曰。此假借以制時君。并欺太宗。為無道之甚。夫今日之始祖。太祖也。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嚴父。獻考也。嚴父。故配明堂也。周太宗功。燕創守。究何以報之。荅曰。皇祖初定。太宗再創。號稱無異于列聖。當以祖宗別之。同太祖百世不遷。庶見其宜。于是有詔。頒行。尊太宗為成祖。尊睿宗。欽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祔享太廟。藏主原寢。行季秋明堂礼。於大內。公極寶殿。奉皇考睿宗。獻皇帝。配帝。為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也。

陶仲文湖廣黃岡人以倉大使當刑假符錄進用免嘉靖中  
官至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子世恩以恩例尚寶鄉傳習偽書  
招聚奸黨妄造方藥進小涵芩丹其從子陶倣進九白及  
兜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鄜人王金獻五色芝  
得幸亦進百花芩酒三原申世文進天水生元丹武當山  
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芩丹咸託延年羽化為名不過  
房中術耳隆慶初仲文伏誅餘奸退匿  
絲綸簿久不在內閣家閉之患自是日甚正德中錢第  
家搜得題奏字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阻抑邊情奉一



萬曆述紀

萬曆三十四年，御史曹學程以言事忤旨，繫獄十年矣。例丙辛之年，掌印太監出同三法司並錄牒天審。時法司敦請陳矩，傳太后慈聖意釋之。

雲南民變，赦內官楊榮上以左右言，欲歸罪有司，必從騎建治監矩若口，得行勘結局。

榮昌長公主與駙馬都尉楊春元反，目春元不請拂衣，常里衆慮不測，率台還，取令演禮以懲之。

皇朝通志卷之...

...

...

...

...

...

...

...

...

萬曆逸紀

竝議始自萬曆戊戌侍郎呂坤以帝鑑圖說例編摹閨鑑圖說刊行尋皇貴妃鄭氏有序弁其首改鑑字為乾字鄭畹承恩筆也標曰大明皇貴妃重刻閨乾序內有脫替勸講繼述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云於是科臣戴士衡撰憂危竝議駁閨乾之淺具疏明叅呂坤假託此書包藏禍心按竝議有云呂為此書雖無易儲之謀不韋有其迹矣閨乾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將置太后中宮何地且云脫替勸講母乃巧行媚道從古有宮闈與現任大臣抄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五十寶鑑四疋來幣胡為乎來且聞

坤所進金龍命書盛稱三皇子異日。或又曰呂康衆詬而  
子獨與之何也。曰當世名人若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  
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皆稱坤所見極  
高。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已  
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後署燕山朱東  
吉頌首跋。司禮陳矩直以上聞。鄭戚畹國泰承恩等隨有  
辯寃續言。指戴與樊黨同非聖。并請急正青宮以息群惑。  
所云樊者。全椒知縣樊玉衡也。玉衡踵有疏。故并及之。二  
衡坐遣。有旨不必深辯。至三十一年。又有續憂危竝議刻  
本。外題國本攸關。亦用前憂危或問體。略曰。或有問于鄭



福成曰。今天下太平。而先生常不豫。何也。福成曰。以日事  
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豈以儲位尚。或未安乎。曰。  
然矣。從官不設。尚寓他日更立之意。大率毋愛者子抱。以  
鄭貴妃之專擅。曰。天豈難事。何以知之。曰。以朱相公賡知  
之。賡者更也。相公倡之。誰敢不附。侯之門仁義存。誰則捨  
富貴而趨死。然則衆附可數乎。曰。可。文則王世揚等。璋  
李汝張武則王之禎等。陳汝忠王名世而貴妃主之於內。  
恭志王承恩鄭國賢。而貴妃主之於內。  
此之謂十亂。魯論所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捨  
伯也。考而立武王之義也。問此數人將胡為乎。曰。數公人  
傑。有世揚汝忠。則靖難之資。取之京營自足。有汝三邊扼要。

吳有璋駐保定勤王弗至也有之楨宿衛禁城誰則斬關  
入乎問濟與否曰監矩與妃鄭比周上前胡不濟或曰蛟  
門無說乎則曰蛟門險賊善規避不身其谷後署吏科都  
給事中項應和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題有萬曆某年  
無月日上怒詔嚴緝時閣臣歸德沈鯉主票本頗為蜚語  
所中鯉于閣中供設天啓聖聰牌入必禮之不數日錦衣  
崔德緝得皦生光弟生彩按生光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  
年曾自捏名印造妖詩將以中勤戚包繼志并危鄭詩曰  
五色龍文焰碧天識書特地擁祥烟史知鄭氏乘黃屋願  
獻金錢壽御前後署松風在客題而生光出名作跋臣偶

從郊外貴家庄拾得此詩讀畢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  
臣歸歎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書之或以散其党云則刊板印貼鄭皇親門首各徻徻盡  
有之事蕪坐草衿擬成久之自成所潛歸改名繳揚字寬  
之又刻有恠石岸游兩草而粘壁十大說內有尔大冤未  
白而規于小侮尔大忠可傷而規于曲謹等語時會  
審者數獨刑部尚書以為未允礼部尚書李廷机主筆定  
招十一條一造意報仇一妖詩後有侯之門二語妖書內  
復有之本犯原供曾皆記此語一刊工徐承惠供工銀三  
錢四分驗字正合一所與工價尚欠一錢四分一承惠供

刑刻無邊檔。後無年月。今邊檔無。後有年無月。一本犯子  
繳其篇供散妖書時。見書面票簽有國本收閱四字。蓋誤  
攸為收也。一承惠票簽有閨字。即蒲東廟姓。一妖書內有  
伯邑考語。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原習禮記。又本犯  
詩集有讀檀弓有感一題。詩據一本犯妾劉氏供。生光卧  
房。託病不出數日。已索刀劈木燒炕。一妻妻子女無不招  
承。及寃同謀。招無一字。一會審次日。親招情真罪當。萬死  
無辭。又次日。親招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案。一東廠  
陳矩問何故波我。供云。廠裡問相連。別官供云。要緊衙門。  
蓋預防。党。鄭。即喬。項。二。臣。抵。是。鬼。捏。時。其。彩。無。供。瘦。死。獄。

中則四明與婦德沈江夏郭素以議謚及爭楚卹有郤欲  
激聖怒以并心諸不與己者走使監矩。殺不從。又御史  
康丕揚度必外轉。用內監賈忠貞謀矣。指僧達觀捕治獄。  
死有偈云。鑼聲不斷鈴聲續。誰是聲。誰是聞。因憶法堂  
鐘。鼓。後。古。來。竟。夢。任。紛。紜。聞。者。寃。之。諸。波。及。者。金。吾。周。嘉  
慶張魁禁衛王之禎琴士鐘澄醫士沈令譽百戶劉柏時  
尋仇互射疑鬼盈車珠非政体然得是業而震位永安  
必非生光放言之所昭也。生光坐礮毒子成邊事沒預會  
審御史沈裕嘗出差道疾相傳病中見生光索命自悔案  
生光涉孟浪竟死。又中書趙士禎自生光見收。輒神氣沮。

喪得病亦驚呼生光在眼遂相傳妖書不自生光係誣服  
 刑部尚書者蕭大亨也以亨不從益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蕭, 亨, 益, 疑, 刑, 部, 尚, 書, 者, 喪, 得, 病, 亦, 驚, 呼, 生, 光, 在, 眼, 遂, 相, 傳, 妖, 書, 不, 自, 生, 光, 係, 誣, 服)*

妃嬪逸

附外戚

滁陽王幼子郭老舍。洪武四年，有旨說與郭老舍。汝再三  
苗不佳，汝田有二所，庄田我仍賜汝。戶部官開除糧草十  
一年，以隣人貴童見事，誣出走。十七年，廟碑稱滁陽無  
凌，令滁州衛中百戶王傑等供王祀事。廟守省日，吳蜀王  
之國掌衛印者，主祀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潛還鄉，為  
費謙所發，解黑窰場做工。上而諭放回老舍卒，諭葬立石。  
其後商謙昇信瓠，歲一朝。弘治中，瓠以剗帶為奉祀。嘉靖  
中，不與印信，止與原授職銜，不許干預祀事。瓠生厚。  
洪武中，新馬都尉歐陽甲偶四妓佐飲，上怒，逮妓急。

史補清城人化贊  
辭文後各州四歲  
八核是

胥曰大賄我活汝若盛粧艷飾可倖免果臨刑謁上裸跣  
出上曰痴妮子惑人無恠都尉免死  
太祖賜秦王妃王氏係元保之妹為故鄧妃所妬上聞  
召鄧責之鄧言不恭乃命宮人以油楮炙殺之改冊王氏  
秦王換不敢送命鄧有二子怨王妃致死母乘王早朝縊  
妃帛氣盡懸之梁王知強死恐累二子以病歿聞  
初憲廟在東宮多寵英廟聞而戒之更侍以老成者萬貴  
妃長於上十有五與褚五兒同預台又皆被寵濫英廟台  
各杖百楮死萬絕而魁初憲廟欲幸萬要上能以我為  
妃始奉命憲廟輒與誓後御極遂有偶尊之惑太后孝蕭



語上萬雄悍、何所取。上曰：臣有病疾，非妃撫摩不安。妃智  
請外結中貴梁芳等，招納權貴，嘗男子憤服侍左右。孝穆  
侍上內藏，生孝廟。雖監敏露之，太皇白之，上不敢令萬知。  
託宮牆圯，往視孝廟，自貶垣。出時尚東布裙，上問誰為汝  
衣。曰：姐。問何食，曰：乾鹽飯。上惻然，仁壽宮太后撫養之。  
未几，萬毒孝穆，薨。孝廟立，萬率御史曹璘、疏鬼皇妣薨逝  
之由，請遷妃葬。縣丞徐頊再疏，下內閣擬旨。時大學士萬  
安、劉吉、尹直意左，三日不發。尹曰：遲。西衙門言之，必云  
沉閣，何以謝責。遂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要拿人，不  
便。姑着禮部，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

問萬劉懼甚。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劉加額曰：「此盛德之言也。」頃太監覃安請旨，劉擬先帝存日云：「覃搖首不。然尹竟改擬宮闈往事。朕承皇太后泊母后宣慰明白。總說的都是外面浮說，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上允行之。鄭黃兒少與昭聖同戲，上無子，取之入生武廟。張后以為子，秘不聞內外。後黃兒父王坐內失銀茶壺事，罪流武宗時。王欲自白，為劉瑾所誣死。初，黃兒與伴趙氏泣請太皇太后終老，太皇乃召王太后囑之。太后呼東宮，密示所生母，併趙伴。後鄭美人者語洩，張后怫上，命送黃兒刑部，仍以大卓圍欄密掩歸。竟老死太后宮中。

童妃者、福王長子由松之嫡妃也。時未稱世子妃。先是崇禎甲申、福府被賊所躡、及王常洵慘死、世子由松、由松弟由栢、失所、眷屬星散、各不相顧。世子携福賢奔淮上。巡撫馬士英及各鎮擁南都立之。已鎮臣劉良佐與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奉皇后童氏入南都。有詔不許。廷謁指為妖婦、詔獄。潛夫坐不敬、亦併見收。鎮臣等免議。余曾晤潛夫云、童氏自叙世子由松嫡妃情、寔鑿鑿。一時輿後尊稱妃亦寡受、無慙忍。遂以南婦。余時心疑甚。上既勿顧、即賜見。可見而間置之、亦可。何至斥為妖婦。妖婦者、挾媚術惑世之稱。與道遇宮人、不合、即誤進一宮人、可無罪。而詔獄胡

為且童草奏縷。錦衣馮可宗訊得之。皆宮中事。非民間所能與聞者。搶呼擲地。嗚咽甚曰。願得望見至尊一言而死。匪最閔切。情不至此。而上得奏。不一省視。直抵之地。又胡為也。或云上初稱元后李已故。方窮採蘇杭佳麗。不復念奮果尔。託他故廢之。古不誼之主。亦往。有然。必不使一睇山龍。何也。至士子在禾。晤南中錢秉鐙。言童氏寔世子。由松嫡妃。竟以世子得南面。隆重而棄故人。為大飲恨。其寔世子。由松出。弟由栢。獲遺寶。遂自稱世子。俸立童氏路。遂不知。即初擁戴諸文武。故不知也。詔童氏就訊。鄰太后知之。閣部馬士英知之。諸在廷。故不知也。李氏或即

由栢元配。恐踏洩之。遂云李氏道失。即不。失亦。竟失也。嗟  
乎。果常洵在寔。得罪光廟。不當立。而死。世子由松。而况偽  
世子由栢。篡兄。而矯。以立也。當時諸大鎮。皆以帝忘其故  
后。寔本良佐。不誣。而適。奏偽太子王之明事。遂謂兩大失  
德。江上解休。以至於此。豈知國賢真。而護賢者。假事有不  
可測。如坊安得福府玉牒所載一証之。按秉鐙得之故內  
待然。則故老亦多言之矣。或云大悲和尚。即是由松。當不  
必然。童氏南都敗後。削髮為尼。後避迹六安州某庵。猶自  
稱皇后。事覺。訊者示以危語。令諱之。



諸王傳逸

岷王鞭母周妃。死不得其所。封岷未行。思犯太祖山陵。以  
 報母死之憾。建文中。不遣之國。文皇得國。慰勞之。王見上  
 不稱臣。且有謾言。上不悅。欲以事誅之。王乃惧。逃之武岡。  
 詔述王。王列画圖于地。曰。願得草屋三間而已。詔從其請。  
 改封雲南。治邸。以椽蓋之。至成化中。迺得易以瓦。正德初。  
 得給鞭後祿三千。按正史。樓亭居王似太賔。不及情。逃之。  
 說或可存也。但洪武末有罷建岷邸待十五年後之諭。何居。  
 周惠王有燬為世子時。博學善書。習聞其父定王。禡元宮  
 詞之獻。亦製樂章新声上之。上答賜優衣。

趙簡王高燧文皇三子也。自勇精騎射。嘗疾馳馬入郛門。手扳門闕。馬止。復双肢挾馬腹懸地尺。語曰。文。不過。周。世子武。不過。趙。簡王。

高燧反。宣。廟親征。既將。薛。祿難。其副。或推。張。信。年七十。有八。上。老之。揚。文。敏。榮曰。靖。難。時。信。與。煦。同。事。智。力。足。服。聽。且。未。老。也。後。征。賜。善。馬。高。八。尺。信。重。鎧。執。戈。騰。躍。上。壯。之。兵。將。至。武。定。煦。問。大。將。軍。為。誰。曰。薛。祿。曰。祿。易。與。耳。先。鋒。為。誰。曰。張。髯。曰。張。髯。老。且。死。矣。安。得。至。此。及。審。視。果。信。也。驚。軍。中。色。沮。既。執。煦。歸。凡。其。所。造。兵。甲。堅。利。甚。悉。輦。上。供。及。英。廟。北。征。倉。卒。行。出。所。籍。兵。甲。不。更。製。土。木。之。敗。悉。



委沙漢。

寧王宸濠敗，其往來貨賂簿籍，為王守仁所得。江彬按籍依位之尊卑，繫腕之。王尚書璉有十三書，夜上彬銀三萬兩，折膝以請。彬還其書，如璉免者甚衆。嘉靖初，悉捕宦官。璉亦坐下獄，猶以賂行宦官，卒免死。論者曰：使盡法以警交通，仗必曰：如此，萬不能。洪武中，初制矣。噫！鄭王厚烷泥古失言，為盟津王子祐揚所訐，奪爵降廢人。安置高牆，其長子載堦封爵如故。遂欲奪理府事，奏下禮部。禮部尚書徐階議得親王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何郡王承繼國祀。按前此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

其父始封之爵者。逮庶人貴。洽長子豪。熈之封長陽王是也。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滿典。其子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訐。仍封其子為世子。勅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子。靠植是也。父既坐事。即令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彥沐庶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冊寶。非干大逆如寧濠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比之貴烜。見滿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即載煇于父烜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豪熈。先為庶人反祐柄有罪降庶者亦異。本部不敢援岷世子譽榮慶世子靠植例。請命載煇管理。而援肇昌王例。請令河南

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簡命蓋以予  
奪之柄且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祐樞累  
奏固快私怨相應罰治上可之



大事逸

勝國原俗

韃靼原志。食生。淺皮。貴壯。賤老。逐水草。無定廬。行則羶。而  
息。其嫁。娶先通。掠至其室。或半載。乃以牛羊。駝馬為贖。訖  
鬻。躄。病則文。或燒地。射其上。或刀抉。患處出血。愈。兵死  
為貴。葬則歌舞相送。以殭繩絡一肥犬。燒而送之。凡徵。獲  
刻木為數。以金鐵箭。鑽射之。以為信。後石盡。此。狼居胥。漢  
霍去病。嘗封。茂。浚稽山。李陵。戰。因。愛。燕。然。山。去。塞。三。千里。後。漢  
竇憲。敗。國。班。固。陷。于。稽。落。山。直。接。國。金。微。山。又。不。師。罕。韓。難  
河。源。出。於。此。即。元。太。祖。鐵。木。真。生。靈。撤。兒。山。洪。武。中。摠。兵。

周興造國之兵。禽胡山。洪武中賜名。永樂中犁庭勒石。銘曰。瀚海為釋。天山為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有白雲山。賜名。

暮山。及沙頂。凌霄峯。主馬峯。又銘百石峯。勒石峯。右曰。惟日。

月明。惟天地壽。勒銘瓦。與之悠之。臆胸河。至冥河。昔靈河。皆

水樂中賜名。又銘清流泉。拉石曰。於穆之師。因鐵魄。鹵山高水。

清。永彰我武。鳳凰山。沙城即光之中都。與和而陰山之背。車

駕嘗至此。鳴。費成之北。東西有大小白顏山。可通開平。後五

雲。閉錦雲。破。歷。幽川。至。台。交河。即。今。哈喇火州。又。天。驕。等。六

泉。永。樂。中。賜。名。至。長。清。塞。上。賜。名。則。南。室。北。和。矣。滿。漢。海。

即。瀾。之。納。活。兒。海。周。子。里。幹。難。吹。馬。凡。七。為。其。中。永。樂。中。賜。

名玄冥池。土刺河。永樂中敗。國改名殺胡。凡犁庭之師。  
自宣府出萬全石。微達。與和為西路。由土市驛經雲州。以  
達開平。為東路。宣府邊西北望為荒林。友曰宜焚之。以塞  
鹵射。中賊北望。雖以深林。亦便去舉。宣府東路相望  
重。為宣嶺。環繞于外。為陵寢藩屏。凡要。若夫和寧。臨即初  
名和林。青。為元太祖建都之地。





祀典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為大祀。山川帝王先師。禮部為中祀。尋降先農。中祀。諸神為小祀。初。祭服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皮弁。無之。禮部尚書張善奏。上祀必用冕。報奉。軹嘉靖中。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為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牲四等。犢牛太牢。少牢。色尚鮮。或黝。天地日月加玉馬。玉三等。蒼璧黃琮。及玉。大祀牲。九。中祀三。小祀一。旬。殺不用牲。用果脯。從其類也。或用素羞。大祀中祀有制帛。小祀奉先。禮神。展親。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六用帛。小祀則否。有樂。四等。九奏。八奏。七

奏六奏：有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先師  
六佾，去武，小祀則各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祭  
社稷無助，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各嘉靖九年更定南  
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西各一壇。大明夜賜東西  
去，躬遣文臣祠。夜明遣武臣攝，大明以冕服，夜明以皮弁  
服，拜跪飲福受一作例行太廟時享之禮。洪武元年，四孟  
歲除凡五二年，以清明端午中元冬至各四時，祝文稱孝子  
皇帝，不得稱臣。或令長子某稱，不得稱皇太子。諸祭果寔不  
額，有即用之。著為令。三十一年，上享太廟，顧庭桐梓而愴  
泣下。因言初太廟安主之夜，夢皇考呼朕，西南有鬻果，果有

遷報神無不存。後人務齋潔以安陽。降成化三年，南京司  
禮監家丁阮權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金盃等物，伏誅。按  
宇宙前殿，後寢殿，又後祀殿，皆九楹，各異而處。寢殿藏之  
為同堂異室之制。嘉靖中，入獻皇帝后主于殿，皇帝之上  
四祖奉祀景皇帝，祀石淙山廟。孝潔陳皇后別殿奉祀。立  
春特享，皇帝祭太祖，分大臣八人祭諸帝，分內臣八人祭  
諸后。立夏及立秋，立冬時，祭太祖南向，成祖西向，上于七  
宗，七宗仁、英、孝而附，以齊、東、叔西向，宣、憲、武西，叔、東、向冬  
季中甸，擇日大禘。四祖與太祖異室南向，成祖以下如故。  
皇帝獻德，祖后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分

祭清后。奉先殿。洪武三年。建於乾清宮左。每日焚香。朔望  
薦新。帝及生辰。皆祭。以醑。用常饌。行家人禮。嘉靖初。奉  
皇考。興獻。祀世室。隨別立崇先殿。既入主太廟。乃頒奉先  
而承天隆慶殿。為興獻陵祀。大饗殿者。世由欲宗祀皇考。  
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享上帝。尊盛皇考。  
獻皇帝。侑享。是秋。殿未成。乃大享于宮右。軋隅。立極室。殿  
既升。祔太廟。仍藏之原寢。大禘之禮。洪武七年。御史答祿  
與權請祭帝。所自出。上為不行。嘉靖十年。上親撰祝文。書  
神牌於太廟。曰。皇初祖帝神高。祖西向配。陳牛羊豕各一  
札三獻。樂六奏。舞八佾。祭畢。燎神牌。奉卷殿。在奉先殿之

右孝宗以生母孝穆紀太后不得奉太廟及奉先為特設祭之  
 已而憲宗生母周孝肅入祀而興獻生母孝惠亦薦入嘉靖  
 八年悼靈皇后不得奉太廟亦祔入十五年孝穆皇后  
 十五年紀官清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上又以皇  
 太后太皇太后太子孫尊稱若稱睿皇后純皇后又槿于嫡  
 改題皇后不得書帝璽自是罷奉慈薦祀備功臣之制  
 洪武中次中山王等十二人一序洪熙初次河間王等四人一  
 序嘉靖十六年進誠意伯六人之下群公之上及營國公  
 郭英入值列承義侯之上誠意次寧國公之下祧廟之設  
 自孝宗初立憲廟宜升祔時德祖至英等九廟已備乃議祧少

唐楊守陳言天子祀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凡備太祖，即係  
始祖。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夫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  
太祖配天而不正南面，名曰寔祫。上并祀德懿。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以漢太祖百世不祀，南面。君第則尊德祖。孔  
目周漢倪岳以為德祖視周。右禮太祖。太子視周。文武宜  
皆百世不祀。清建祀廟。祀自德祖始。上從之。  
按古稱郊天。天子得行。社則諸侯得行。尊卑別矣。分祀  
但別陰陽而尊卑微寓其中。若合祭南郊。卑與尊絕。大  
石合祀。觀孝慈。歸之喪。生庶母。列朝生庶母之益。攝  
太后尊卑以辨。率於。祀始之。景皇既仍帝備。何以

臣議曰。廟。禮。與。獻。既。安。入。太。廟。若。命。妃。之。謚。享。惠。得。與  
奉。先。仲。穆。更。甚。內。臣。職。福。掃。身。外。臣。與。交。通。者。有。罪。而  
特。享。時。禘。大。禘。內。臣。得。分。祀。諸。后。則。又。何。況。也。後。加。于。冠  
矣。奉。慈。意。起。崇。先。亦。以。意。起。不。必。世。終。一。朝。可。也。若  
世。廟。則。安。擬。世。室。以。私。其。所。生。隔。於。宗。臣。是。不。知。所。以  
尊。抑。名。名。所。以。親。也。世。廟。蓋。二。世。室。為。九。國。公。以。穆。考  
至。德。權。宜。為。此。而。直。擬。為。九。廟。宜。失。古。制。即。郊。而。配。稷  
明。堂。配。帝。以。有。稷。與。知。功。德。不。可。及。故。權。宜。為。之。乃  
欲。以。無。名。之。始。祖。與。一。世。之。第。四。祖。一。以。尊。禘。一。以。尊  
廟。為。不。遷。是。誤。認。權。宜。為。止。一。之。所。謂。時。者。安。在。配

天南面。不易之制也。太宗之並于部抑胡為乎。父之  
所達子乃篡之。与初配天者明有彼此而輒兩配天。將  
何從。若與獻天未子而希志配并配太宗者之  
教。矣。情享祿意列侯下可若營國之不可



請正北嶽之祀

北嶽當祀于山西渾源州之恒山。弘治中尚書馬文升嘗言之以為今南祭於曲陽縣者未是。事始于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嶽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說。今宜改祀恒山為允。時禮部尚書倪岳奏寢之。緣父尚書謙禱于曲陽而得岳。因名岳不欲忘神。授故堅執。奮志寔大舜北巡。向在渾源不惑也。後嘉靖中或議既已都燕當別建五嶽。引周都鄴鎬時用吳嶽為西嶽為証。卿范拱以為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版在華山之北。以此。

以昭都而設祀事遂



皇莊 皇店 皇鹽

天順八年，憲廟初立，以沒入太監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在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皇莊之設，始此。自是東宮亦有莊田。和治中，建皇莊七處。戶部郎中二月軫言：天子藏富于民，安得有莊？後厲民，宜給還民。皇莊名即佃種，責租有司併解。

正德中，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順天等府內共三百八十餘所，合計九萬餘頃。按宣廟中許直隸開墾義田，正統六年始令從輕起科。景泰中，革自莊田為名，諸推倖親暱之輩，授獻奏討。額七倍矣。皇莊既立，遂有管理太監所。

帶旗靴。名下多為指。魁。翰官。關。不。三。入。松。案。已。不。  
當。八。九。因。以。圖。求。市。利。更。名。皇。店。奏。討。監。引。名。曰。皇。監。

十。餘。年。合。指。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五。十。年。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皇。監。以。求。利。取。其。名。曰。皇。監。五。十。年。

寧濠之變

正德十四年，御史蕭淮疏寧逆。詔曰：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亡納叛，潛謀不軌，交通一校，積有年歲，如致任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養癰已成，宗社安危，匪細故也。給事中徐之璠、御史沈灼、章入時、監張忠欲附江彬以傾朱寧，諷內閣降勅，切責鎮巡楊廷和，以前復護衛故，內忌適上令駙馬崔元勳、寧廷和意如宣德中駙馬袁泰釋趙府嫌，疑勸濠上護衛自贖。濠以舊制抄解宮眷，始遣駙馬，激起以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國師，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及崇縣

官屬七遁。濠令師夔守之。叅政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若。旗校十二人。賈濠偽檄。榜諭吉安。至黑潭。王守仁哨縛軍門。守仁以偽檄聞。疏中切。以止巡。逐奸。諷為望似未力。言除濠方畧。濠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叅贊。指揮葛江為都督。為拱樞弟拱楨等。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因安慶不下。南戡巡撫李充嗣告變。會議左順門。兵部尚書王燮獨信守仁能禪。乃事項剋覆十三疏。首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伯方壽。洋防江。都御史俞諫。淮兵。異之。戶部尚書王鴻儒。主格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都御史秦金。率湘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江許廷。

光兵鎮浙江。龍蘭鎮澈真。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但有能倡  
義縛反者。封侯。仍令南京自守。備操江而下。咸自陳。取上裁  
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蓋變自贊文成。便宜時已籌及。此視  
濠如魚釜中。無為也。連吏部尚書完及太監蕭敏。秦用盧明錢  
寧。臧賢下獄。籍其家。敬上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守仁  
會師樟樹。自知府伍文定而下。同官表州徐璉。臨江戴德  
孺。贛州邢珣。通判則吉安談儲。瑞州胡堯年。童琦。推官則  
吉安王暉。南安徐文英。知縣則新淦李美。秦和李楫。寧都王  
天與。萬安王冕。及贛州都指揮余恩。守仁知書牌。誓軍中。軍  
伍不用命。斬隊將。隊將不用命。斬副將。副將不用命。斬主

將。德。以。便。宜。行。遣。奉。新。縣。劉。守。猪。間。道。襲。破。賊。伏。新。舊。兩。  
南。昌。營。梯。徑。入。執。拱。樞。等。千。餘。人。官。眷。諸。石。從。行。者。咸。自。  
焚。濠。歸。援。或。請。堅。壁。避。其。鋒。守。仁。曰。不。然。賊。已。氣。沮。先。聲。  
奪。之。時。遇。賊。黃。家。渡。一。戰。賊。潰。而。反。我。兵。小。却。文。定。砲。火。聲。續。  
不。退。斬。賊。吳。十。三。濠。退。樵。舍。猶。晨。朝。責。其。軍。怯。守。仁。令。乘。  
風。縱。火。焚。之。賊。靡。斬。溺。死。萬。人。上。親。征。至。良。御。得。守。仁。捷。  
奏。止。蹕。有。曰。逆。濠。孽。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  
邊。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舉。或。有。意。外。臣。死。莫。贖。宜。  
獻。俘。闕。門。式。昭。天。討。布。告。天。下。不。聽。守。仁。語。張。永。江。右。困。  
極。復。以。兵。臨。之。初。曾。提。復。起。為。亂。所。當。長。慮。永。深。然。之。徐。



曰。吾此出為羣小在君側。意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永  
以浮赴行在。監忠挾給事中祝禧。御史章倫肆蜚語。盡守  
仁守仁微諭。市民走御。而老羸候門。搬犒北軍。忠等預禁  
勿受。以難守土。守仁開城。述北軍離家苦楚。且冬至北軍  
見。夾塲心酸。欲啼。守仁諭居民當敦主客禮。遂稍有給資。  
北軍曰。王都御史愛我。安忍犯之。忠與朱泰。朱暉自詡輕  
射。點軍畢。以弓矢強守仁。守仁三發。三的軍中。喝彩。泰暉  
邊將意快。



改書瓊崖碑

周大禮嘉靖中降兵東粵至瓊崖泊舟處有碑穹立載元  
年月大書九字大元張洪範臧宋于此大禮見之大言太  
祖驅胡允合春秋大義尚詔仕元諸臣勿入賀不欲以臧  
元志喜且曰吾祖父世食其毛帝王廟不削其位洪範何  
人不自回念若何地位持何名理此語無遜遂立削此碑  
更書宋陸秀夫死難于此八字大禮字子知以進士歷官  
云

論曰大禮政績不甚著獨此八字可揭中天



俺答犯京城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鹵俺答入古北口，犯都城。先是大同人趙小挨、素狡，通鹵春從鹵中來，稱鹵強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俺答求和。撫鎮怒，答之。小挨從墩軍暗招鹵，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將林椿皆被殺，總督阜巡撫郭宗臯、陳燿、謫戍。時薊喜峰外屬鹵通俺答。八月，從古北潰牆入，則薊撫王汝孝猶報軍守嚴，射退鹵，反奪馬匹數多也。京城戒嚴，陸錦衣炳以衛兵布皇城四門，兵部尚書以勇卒四營兵駐京城外，戚寧四營登城守，大三營補之。各文武大臣督監九門，其肅

撫王儀稟通州東直門安定門崇文門得勝門俱督鎮營  
守而朝陽門仇總兵爲主之己而鹵在白河東岸上賜鳶  
平胡大將軍印移營東出上惑邦議城外兵半入護皇城  
會各遣援兵至鹵渡河結陳東郊日夜火光不絕直到東  
直門外從馬房執內臣八人去鹵縱八人歸上番書求貢  
并言朶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盈萬號聲徹西苑上令  
開門入保鹵掠諸婦女酣飲大教場中上逮王儀及叅將  
劉錦等內外失事諸臣是月鹵至白羊口半從橫嶺反懷  
來張家口出半復回欲騷天壽山總兵趙四教發空砲恐  
之疑伏不敢入紅門仍出古北口去通計男婦被殺且擄

合六十萬京邊軍竟未與虜一戰將息於諉避兵習與惰  
游鹵衆已入古北縉紳尚為長夜之飲聞報震愕失措兵  
部按空籍而不知所遺戶部守帑廩而不知所發器械必  
閔請而後可給文移必轉輾而後可通至于犒師之費禦  
鹵之具直同兒戲豈有乘机應夷之略乎使國家有任事  
之臣何必委大權于狂豎子如鳶也





召對初政

大曆七年。烈皇初五。九月朔。召對伊始。自此凡嚴諭如母相沿習套。如輔臣擔當。州縣勿更調。勿加派。如嚴禁交際納賄。如命李襄城守錡。專理京營。須盡草從前積弊。如勒定挿囚之賞。如因亢旱。齊居文華殿。命清刑獄。凡明諭如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如武為文所轄。文清武自戢。如准行開屯種引之法。如議及每年加遼餉六百萬。惻然曰。寔出不得已。如開納戶七工三。又惻然曰。事例何時止。如督師袁崇煥索餉。廷臣請內帑。曰。朕在宮極力節省。苦不足辦。若寔有濟。朕何惜此。如議裁駟逆。凡欽差軍机致

仕外一切裁革。曰如所蠲。利在民間。純是如以三冬無雪。三春無雨。引罪致禱。且云竭誠備省。豈有求而不應之理。因自撰條例付輔臣行之。凡詰責如詰科道章奏。侃入對時。何以但云風聞。如論營弊。限責京營總督梁世勛。清查整理。如遣西僧喇麻赴揀日講賞。意不懌。曰在朝無人。乃伏一僧。如面飭大破情面。如詰言官說朕欺朕。諸不得效尤。如勇勅吏弊莫大於賄。刑法要得其平。如核兵清餉。面叱韓一良奏對不寔。如怒言官召對空文。全無寔際。頰形於色。如詰責枚卜錢謙益閩節一事。着再審過。如言官毛九華等連劾溫休仁。上曰此為謙益報復。切齒党同。遂

云果為國家起見。朕自始得度。諸臣必懷一私意。迺公言  
非然。必不屬草。如諭群工。吏治民情。豈無可言者。但是  
於賄賂情面。不肯寔做。即有條陳。不過悅耳。要緊十不  
三。嗣後。臣對漸天。其初諭窮開。漁採災。稔日告。叅。罰。開。復。  
葛藤不休。純任內臣。詔獄加餉。沮塞諫諍。雖有正己率物。  
巡撫賢則守令無不肖之諭。舉潛脩之士。罷各道內臣。監  
視而高起。潛提督如故。以至都城戒嚴。言人人殊。上曰。莫  
若捐助便。又怒罷內臣監督之議。輒謫侍郎。仇維楨于外。  
盛氣責侍講黃道周朋比。至此之少正郊。外謫。雖自悔。復  
諫。降座師。禮閣臣。延儒逢聖。陞三人。而青袍脩省之日。以

枚卜濫及房可杜壽。成尚書李日宣壽六人于邊。及十七年三月。上策戰守之計。諸臣嘿然。上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矣。拂袖入。

按列聖朝有常期。由神廟恭嘿。机務廢闕。百弊叢比。毅廟中以朝禮繁數。改為呂對之說。自經筵。对上之俯接諸臣者。蓋寡矣。而講筵例不得他及。講官不盡諳諸曹事宜。于是台對二字。積弊有六。大凡君臣日見。則親情易通。肺腑台對。則勢隔而疑生。疑生而情易匿。日見。則形解。漸衰。粉飾台對。則日新而恭作。恭作而偽易滋。日見。則語切。不諱艱難。台對。則体懸而氣促。氣促而語不

深○日○見○則○樂○聚○或○及○宴○笑○言○對○則○異○已○而○嫌○生○嫌○生○而○  
責○脩○自○甚○日○見○則○中○空○不○存○成○見○自○易○容○納○言○對○則○內○  
是○而○驕○露○驕○露○而○凌○折○易○形○日○見○則○知○好○不○入○榮○感○言○  
對○則○內○清○而○側○听○側○听○而○中○傷○莫○悟○而○况○帝○心○好○上○好○  
祭○好○復○好○矯○好○夸○以○上○六○弊○而○五○好○濟○之○其○誤○國○反○不○  
若○神○廟○之○怠○佚○大○臣○猶○能○持○之○也○胡○當○日○諸○臣○無○苦○爭○  
言○對○之○非○者○

○來	○清	○吟	○擇	○祭	○柔	○明
○日	○游	○而	○傾	○封	○林	○禮
○貝	○山	○而	○內	○封	○魚	○之
○順	○山	○而	○水	○封	○之	○非
○來	○山	○而	○而	○封	○之	○春
○泉	○山	○而	○而	○封	○之	○常
○志	○山	○而	○而	○封	○之	○日
○及	○山	○而	○而	○封	○之	○自
○暮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笑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言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佳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此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與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而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獻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土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獻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土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而	○山	○而	○而	○封	○之	○非

# 錦州失事

前鋒八城者。總兵祖大壽之所轄也。寧西四城。自寧遠衛  
迤西沙後所。中後所。前屯衛。距關蓋七十里。其中三十五  
里為中前所。屬山海關。又寧東四城。為塔山。為杏山。為柵  
山。而錦州最為當衝。又東百里為易州。則三岔河界之。東為  
廣平。而遼陽。而瀋陽。自遼寧壞。東師都于瀋。已全有河東。  
時大壽解保。覺華島。離寧遠十里。而寧東西所為八城者。  
皆安荒蕪。大壽既不敢自陳。朝廷亦置不問。天啓中。遂魏  
用事。酷得邊功。以陰其姪良鄉。遂使司祀三劉公。押為關  
東監督。而極理積總兵趙率。教任恢復事。率款以五百人。

護船前。遂以荒蕪。統至中前所。輒報提。偽稱城中。掘地。得  
故藏金。盈萬。而密啓。送魏。開閩。通商。于是商之。贏百貨。俱  
集。遂使人。邀大壽。覺華。並除地。延。每。遠守之。稱大。恢。復。東  
師。初。無及於西也。至是。乃大警。以兵。攻。寧遠。大壽。三百人  
。遂。距。獲。勝。遂。魏。復。令。大。監。陶。公。紀。公。授。兵。協。恢。錦。州。詔。院  
。加。廣。壽。魏。氏。陞。大。壽。前。鋒。提。督。提。兵。掛。前。鋒。將。軍。印。加。少  
。傅。專。守。錦。州。東。師。嘗。突。廣。寧。至。八角。臺。而。返。或。曰。忠。賢。果  
。親。督。山。海。兵。無。不。過。三。空。者。崇。禎。己。巳。冬。十。一。月。東。師。間  
。從。清。山。口。直。入。薄。都。城。時。總。督。袁。崇。煥。已。殺。毛。文。龍。專。任  
。關。東。事。遂。以。大。壽。為。程。入。閩。勤。王。遇。東。師。薊。州。步。將。高。勳。



三千陳沒。盡墮。以身免。大壽不敢戰。遣詣神京。而令裨將  
張存仁。孫定遠等。還過東師之。及詔崇煥入見。原賜告之。  
移日。輒疑崇煥。派東師之入。磔。信市。大壽聞崇煥見。收疑  
欲東去。會閩部孫承宗。徑畧。閱上。大壽請南水。閉鑰。未至。  
其部將輒斬。閩火。至歡喜嶺。大壽悔曰。若不見原。此坑送。  
莫違矣。命其部各散去。吾獨存候命。時總兵馬世龍奉詔  
慰大壽。且賜上方劍。曰。誅崇煥。与祖氏無与。東師猶以大  
壽尚壁沙河門。意恹。山海處。分兵直至紅花店。承宗急撤  
大壽入關。應之。東師不信。得前鋒前戰。不戰。輒返。除之。破  
張家灣。明年。復破溧州。遵化等處。四月。破永平。出牆子。路去。

道白養華

京遠陽。詔以大壽東。既有功。預其子澤壽。世襲錦水。指揮四年。閭部承宗。議成大凌河。以固錦州。大凌西距錦。六七十里。故有城。地用夫頓繁。時令中軍何可剛。主其事。而大壽以兵護之。七月。東師攻大凌。圍振深濠。困之三月。城中人相食。至生啗。何中軍城破。大壽戰。大敗。精兵七千餘人。馬七千餘匹。一朝盡。殺十年積貯。無存者。大壽麾下如張存仁等。皆車馬。大壽卒被執。辱遇之。賜帽及貂裘。欲令誘致八城。大壽諾。盟而返。時西協將張和亦東歸。云此脫席。歸山也。大壽遂以前鋒將軍印。由負疾上馬。東令二十七騎。從行。石甲曰。此何用。授印。吾脫大壽。欲令檄八城。歸我。彼失。

印衆疑不與也。不如與之。而別遣鉄騎三千隨至錦受  
城時十一月。晨大霧。咫尺不辨。廿七騎前行。晚叩闕。閉  
大壽。繼至。大壽妻。偶曰。去。壽去。大。妻。宜。死。大。妻。此。妻。非  
真。令。一。騎。入。果。大。壽。妻。盡。慟。与。洛。輔。送。恩。不。薄。將。負。之。乎  
必以吾等為面。而非夫。而無君。而吾。而劫夫。速自裁。大壽  
不能一語。弟大禰曰。兄定以此數城為誓矣。果然。弟六能  
生兄。奈何。大壽曰。此謂与求。何自。弟。弟。知。之。矣。吾。務。諾。可  
而三千人。殲空。何以與之。且曰。降非吾意。不降。不能。保。今  
歸矣。度。遂。拒。惟。弟。大。禰。則。城。中。兵。尚。存。二。千。餘。人。遠。撫。丘  
禾。嘉。命。東。協。鎮。孟。通。等。勒。大。壽。東。反。大。壽。願。死。妻。曰。如

是吾以為夫。于是後入廿七騎而扶其一。衆猶以大壽不  
附印。爭譁之。則廿七騎之一。方負印。飢馬逸而不能前  
也。乃三千人日干不至。益又疑。大壽亦不知其故。蓋霧重  
迷錦。前百里乃返。已第三日矣。屯北門十里外。先二騎拒  
北。因湏大壽命。大壽慚。暴面不肯出見。大將乃反。持大壽  
交。以押登城。惟一言以決。大壽不對已。語二騎。鄭重語之。  
送我。請回。二騎歎。如是。豈能復命。大壽出裘帽。投城下。曰。  
持驗之一騎先歸。無幾。三千人盡撤去。初。援師之。自大凌也。因  
部承守疾。令提兵吳萊及團練。鎮關內。鎮經理。鎮並出。而關  
內通張橋。盡其軍。營長山。與東師遇。我頗勝。已而兩鎮之。

委議分營。亂。東人謀知之。曉騎直入內師大敗。張監軍椿  
被執。大凌坐無援。敗。建州初無文字。自大海者。分島頭。解字。願  
不得筆墨。往往用木牌。削小。亦使親。蘸黑煤畫之。久之通朝  
鮮。無所不備。既以文字用人。則自椿言之。凡通文字者。初  
為木斤兒。哈庫。賜帽項。後遂有及第。六十二年二月。東師  
屯易州。墜荒。欲資糧。以困錦州。兵部職方張若騏。急戰。徑  
署浩承。嚆以精兵營錦。西門之外二十五里。為錦昌堡。蓋扼  
一而難三城之計也。錦從南門出十八里。為松山。堡。山有  
乳峯。最高。立其頂。可視松杏。與錦。之。密窳。稍西十二里。為  
杏山。又西三十里。為塔山。又西六十里。為寧遠。東師更番

被圍甲不深東

出屯。每三月一撥。大約一人經年兩撥云。經畧乃統十鎮  
之師。團練鎮吳三桂。繼遠師。分練鎮李岩壘。及于永壽。楊  
廷與遠。雖立民仰。全隊會松山。營未定。俾合搃錦昌。一戰  
不利。並休兵。每三日二鎮共戍塔山。六更番。越錦昌  
東師失耕。粟價十倍於常。之。明年東師掘濠。因稱濠  
三重。大壽兵不得出入。城中糧匱。八月之朔。經畧洪楸諸  
鎮兵。先搃乳茅山。拔之。勢張甚。東師且擬安濠。洪乃左  
柵乳茅。為長久計。七日而瀋陽聞報。東師拔城起。不論老少  
有馬。與無馬。留者殺無赦。限五日。至錦。半道。知錦昌不敗。乃  
日揚兵錦昌門外。更旗幟。示至多。錦守者怯。經畧洪遂盡

徽所守祖大壽以歸州降第姪夫祖大樂朝敵等六降則  
是年三月十五日也。于是寧前通石鳳臺上守寧西法坐  
擅矣封疆之律下徽而令吳三桂守寧遠四城冬十月車  
凌勒根王以衆入青山口攻薊州直達山東迨淮共破一  
百八城。越明年冬未四日之初出牆于路夫書師閣部延儒  
遂望而已。已而三桂棄四城移其民關內竟守關門。





木起國併力入關

太宗有女直之地。設奴兒干都司。其後漸失。高宗乃更時  
同事有木起等五國。木起者。其王之國。餘四國。俟攷。  
崇禎甲申春。總兵西平伯吳三桂奉命乞援于廣寧。滿兵  
亦起。頗不從。而為所脅。乃併力入關。降封為公。尋四大臣  
把禿羅。之曲庇滿故。与薩 哈。薩。敗。其。党。國。報。復。未。克。把  
禿。之。敗。置。高。牆。于。是。木。起。之。封。公。者。被。累。死。之。測。支。屬。因。瑣。  
生。知。孫。台。孫。字。蘊。寬。負。殊。勳。工。詩。文。得。優。釋。占。故。土。列。官  
部。郎。借。驥。使。為。筆。帖。式。乃。言。甲。申。五。國。共。事。之。故。得。清。家  
人。遺。命。故。不。甚。惠。



列朝屬彞封爵

韃韃

阿魯台、永樂中封和寧王、

瓦刺馬哈水、永樂中封順寧王、左平為賢義王、把禿字羅

為安樂王、

小王子俺答、萬曆中封順義王、三娘子哈屯封忠順夫人、

世傳西寧阿端封安定王、

哈密

安克帖木兒、永樂中封忠順王、傳脫、死、擢封脫、從弟

免力為忠義王、代守久之、封字羅母弩温答失力有國

事世為土魯番所困、成化中、權封忠義王、脫歡、甥罕慎、  
為王、護哈密、弘治中、以脫、遺裔罕巴為忠順王、子拜、  
牙即嗣、竟屬于土魯番、

西番

如來大寶法王、正覺大乘法王、又闡教王、闡化王、贊善王、  
係宣德中封、共五王、又闡法王、輔教王、贊化王、共三王、

外洋

安南、洪武初、封陳日燿為國王、永樂中、移封胡查為國王、  
宣德中、移封黎利署國王事、

朝鮮、洪武初、封王顥為國王、十八年、移封李成桂嗣王、世

朝貢

日本、洪武中、王良懷稱臣表貢、封為國王、永樂中、國王源道義嗣封、世朝貢、

琉球、洪武中、賜三王印、封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渡、北

王怕光芝、世朝貢、

占城、洪武中、封阿答阿者為國王、世朝貢、

真臘、洪武中、封忽兒那為王、世朝貢、

暹羅、洪武中、封答烈昭昆牙為國王、世朝貢、

赤斤蒙古、洪武中、封卜烟帖木兒為安定王、世朝貢、

燕門答刺、永樂中、封宰奴里阿必丁為國王、

瓜哇、洪武中、昔里八達刺請易勅封為王、永樂中、封字令

達哈為東王、都馬板為西王、世朝貢、

滿刺加、永樂中、封西利八兒速刺為國王、

淳泥、永樂中、封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世朝貢、

三佛齊、洪武中、封麻那者巫里為國王、

古<sup>俚</sup>永樂中、封沙里的為國王、

柯枝、永樂中、封亦可里為國王、

蘇祿、永樂中、封巴都葛以答刺為東王、封麻哈刺吒葛刺

麻丁為西王、封峒妻以都葛巴刺卜為峒王、

古麻刺、永樂中、封幹刺義亦敦奔為國王、

文字不接前有脫葉

畏懷化外。較古昔更遠。重譯不啻也。則自成祖之大度。雄風為之敷被。太祖時未及矣。祖訓勿勤遠。而鄭和之遣。以兵從。幸而不蹶。不然。如尋國何。而最奇波濤之中。初未嘗受封。却存故甲子。則永樂中意計不及此。





地土變異

鄆縣河淤亂石。隨手破之。有石魚二三寸。天然鱗鬣。或復  
或隻。俗云藏衣笥。可以辟瘧。

平陽候馬驛滄河。南岸石削。每有婦人手蹟。或伸或拳。宛  
然若印。削去之內。復有然。

山側削或五六寸。腰間一帶。可四五尺。白。占  
或曰。關中駁臺皆尔。